

俠義小說

漁村隱俠



民國三十八年四月新二版

漁村隱俠傳

洋裝一冊 定價五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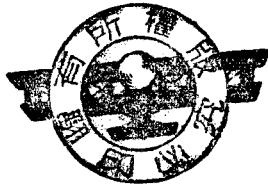
【外埠酌加郵費】

著作者 梅花館主

出版者 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河南路

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福州路



天賜玉麟
漁翁增幸
運



病榻
留言
証明
金鎖
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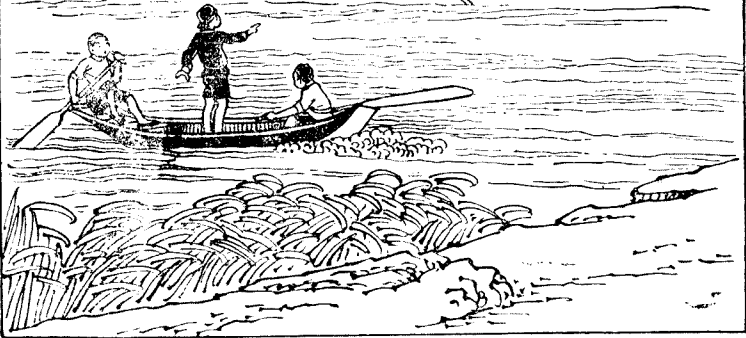
就學茅山少年練寶劍



村中返
棹稱沈
民一龍



光騰瑞彩
入水獲干
將



孤館無聊
書生窺秘



脫離陷阱
絕地慶逢
生



學授師
門願克
女弟子

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天賜玉麟漁翁增幸運 | 輝生珠蚌客籍動財名 |
| 第二回 | 太湖霸佔橫掃鐵魚叉 | 病榻留言證明金鎖片 |
| 第三回 | 相逢萍水老道贈靈符 | 就學茅山少年練寶劍 |
| 第四回 | 村中返棹稱沈氏一龍 | 湖上逞雄敗吳家三虎 |
| 第五回 | 光騰瑞彩入水獲干將 | 目覩兇形登門訪姊丈 |
| 第六回 | 孤館無聊書生窺秘密 | 危樓高聳俠士中機關 |
| 第七回 | 脫離陷阱絕地慶逢生 | 施展神通老尼能捉怪 |
| 第八回 | 學授師門願充女弟子 | 情關世誼相救美英雄 |
| 第九回 | 節賞中秋新詩工唱和 | 歡聯良夜寶劍會雄雌 |
| 第十回 | 美人探魔窟飛鉞成灰 | 軍隊破盧莊怪醫受縛 |

劍俠
小說

漁村隱俠傳

第一回

天賜玉麟漁翁增幸運

輝生珠蚌客籍動財名

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。中有七十二峯。東西洞庭兩山對峙。周圍七八百里。界分兩省。地跨三州。古名震澤。又號具區。四通八達。爲盜匪的淵藪。沿邊港汊紛歧。有不少的市鎮村莊。難以悉數。就中只說蘇浙交界的地方。那麼有一條曲港。兩旁蘆葦叢雜。樹木槎枒。裏面隱藏着蟹舍鱸鄉。掩映着漁燈釣艇。猶如世外桃源。別有風景。這港長不滿十里。彎彎曲曲。深入內河。中間有所村莊。占地僅二畝。房屋並不高大。繚以短垣。門臨碧水。板駕紅橋。四周有數百人家。大半是竹籬茅舍。幹那漁業的生涯。祇見兩岸綠楊陰裏。盡泊漁舟。好個紅塵不到的區處。故此這裏的小地名。就叫做隱賢村。那一天晚上。正當八月初十。半輪明月初升。見有一葉扁舟。從港口而出。舟中共計三人。兩人在後艙扳槳。一人

站立船頭。你看他怎生打扮。頭上黃色油綢包裹。渾身水衣水靠。外罩玄色披肩短斗蓬。腰圍皮帶。斜插佩刀。是個軒昂雄壯的美少年。那少年姓沈。家居本村。父名根發。捕魚爲業。單生一女秀姑。年老無子。此子並非親生。那年在湖濱捕魚。覺得網中很重。只道是條大魚。急忙用力扳起一看。却是個一二週歲的小孩。面色如生。用一條小綿被裹住。禿頂無帽。當卽從網中取出。安置船頭。將被外帶子解開。上下衣褲完全。却是深綠色的。只少脚上一雙鞋子。解衣一摸。胸口微溫。大約落水還未久。當可救活。究竟他做慣水上營生的。懂得些訣竅。一面覆身控水。一面叫老妻煎薑湯。把水濕的衣褲脫去。方見頸項間掛着一塊小金鎖片。上鐫幾個篆文。可惜自己不識。有眼無珠。再看到下身。倒是個男孩子。不知誰家不小心吊入湖內的。仔細一想。却又不像。如果提抱失手。斷沒有裹着棉被的。若說是人家的私生子。也沒有到了週歲以外。才行拋棄的。心中胡猜了一回。且喜天氣甚暖。偎抱在懷。少頃薑湯灌下肚去。果然有效。登

時哇的一聲。吐出幾口清水。蘇醒還陽。老夫妻好不歡喜。如獲至寶。感謝上蒼。賜我佳兒。連叩了幾個頭。根發就替他取個小名。叫做天賜。遞入老妻懷抱。當日魚也不打了。回到自己茅屋中。女兒秀姑年方十歲。在家看守。見母親抱個雪白肥胖的孩子回來。也很快活。叫了幾聲弟弟。趕忙燒些粥湯喂哺。又將衣褲烘乾。與他穿好了。更喜左鄰有個王三嫂。生兒不育。兩乳脹痛。聞知此信。便過來觀看小兒。自任喂乳。不要錢。老夫妻十分感激。就拜他做乾娘。託他撫養。那消二三月。更吃得肥頭胖耳。每日不聞他啼哭聲。只對人嘻嘻的笑。故此合村中男的女的。沒一個不愛這天賜兒。大家爭來搶抱的。自此之後。根發有子有女。並不寂寞。祇因家道清苦。仍與老妻放舟湖中。以打魚爲活計。却比往日所獲多些。心稍寬慰。這一天傍晚將歸。見岸灘上橫一大蚌。長有尺餘。好生奇異。順手拾起。帶歸家內。放在一隻小缸中。到了夜間。正要安睡。將燈吹滅。忽見缸中透起一道白光。忙喚老妻起身來看。席氏道。莫非今日拾得的太蚌。是個

寶貝不成。根發道：「我也是那麼想。這蚌生得古怪，一定裏面有夜明珠呢。兩口兒談講甚喜。當夜無話。次早根發將大蚌剖開，果有一粒滾圓的明珠，光華閃爍，大如龍眼一般，喜極萬分。心知價值甚昂，與老妻看了一看，囑令嚴守秘密。親自往蘇城走一遭，託言有事，獨操小舟而行。到得那麼，由水道進城，停泊在閶關內寶蘇局前。天已晚了，並不起岸，自在船中燒了一頓飯，吃畢便睡。第二天辰牌時候，懷着寶珠上岸，好得他熟識街道，一逕來到察院場大街，將近玄妙觀跟首，見有一引極大的珠寶鋪，裝潢得十分華麗。她即走了進去。那店夥見他是鄉下老兒，冷冷的不加招待。可巧店主自內走出，問明了來意，邀他到裏邊坐下。根發方將寶珠取出，店主看了一呆，又問他從那裏得來的。根發據實相告。那店主是個好人，便道：「如此，你要賣多少銀子呢？」根發道：「我一鄉間土老，怎知價值。請你先生吩咐一句罷。」店主道：「若論此珠，足值千金，但這裏沒有此種用戶，必須販往京都，方得善價。我今與你足紋五百，你可願意脫手麼？」根

發道。先生既誠實不欺。敢不如命。店主聽他應允。立即收了明珠。回身入內。取出一包銀兩等物。當面交付道。我想你單身到此。拿這許多銀兩回去。路上恐有危險。我今替你打算。較爲穩當些。嘴裏說着。摸出十兩重金鐲。兩付作銀二百六十兩。五十兩元寶四隻。計二百兩。零碎銀四十兩。合成足紋五百。叫他一檢點。根發見店主如此。週到並無異言。就將鐲子套在兩臂。元寶用布包好。碎銀揣入懷中。起身告別而出。興匆匆回到船上。將金銀藏入艙底。燒些熱水。吃了兩碗飯。就此解纜出城。黃昏過後抵家。未被旁人注目。悄地把金銀運進茅屋。安放在酒罈中。低聲告知老妻席氏。歡喜無限。又看看睡熟的天賜兒。和女兒秀姑。益發得意非常。忍不住笑向老妻道。咱們兩口子。老運亨通。財丁並進。真是後福無窮哩。席氏道。這是天賜兒帶來的。挑我們發財呢。夫妻說笑了一回。上床安睡。次日也不出去。在家休息。過了三天。仍往湖濱捕魚。遮掩村人的耳目。一月以後。方始買些田地。有時自去開墾種菜。又掘得兩大囊金銀。約

有三千之譜。居然變作一個富翁了。初時還不敢聲張。常向城中走走。只說營業得利。添造大小漁船。雇工打魚。自此本村那些窮苦的。都奉承他做了漁主人。不上二年。財產益豐。建築了一所莊院。安居樂業。無慮無憂。過那逍遙的日子。是時天賜已能行走。到了六歲春間。上學攻書。就在附近村塾中。和一班鄉里小兒作伴。這位塾師姓管。名叫柏年。年逾半百。進城考過了八九回。只進了半個秀才。是個老佻生。在家訓蒙度日。生性寬和。除照例課讀外。一任這班兒童在外遊戲。兒童中有愚蠢的。有頑劣的。有不願讀書專喜嬉游的。一共有二十三個。時在門首廣場上。踢毬子。捉迷藏。種種玩耍。不一而足。天賜見了。却不甚歡喜。獨有到了夏天。看他們在港中洗澡。忽沉忽浮。做出種種花樣。心裏很自羨慕。但起初胆子還小。拉着同學指教。怎樣下去。怎樣上來。怎樣運氣。怎樣換水。怎樣可以游泳自如。一一心領神會。方敢脫衣入港。練習泅水各法。不及一個月均已純熟。反在羣兒之上。一日有人告知他父母。根發大驚。急忙出莊。

觀看沿港走去。果見那邊彎曲處。有一羣小孩子嬉水爲樂。如鵝鴨一般的活潑。却不見天賜在內。心裏想道。或者他躲入水中也未可知。我且隱在大樹背後。看他作何究竟。等不多一回兒。波面上陡起水花。鑽出一個頭來。正是天賜。剛欲到港邊喚時。忽又沒入水內。一個蒙子。已在十餘丈外透起。連忙高聲叫道。我兒快上岸來。爲父的在此。那天賜只作不聽見。眨眨眼又杳然無跡了。根發心痛。兒子年幼。仍不住的叫喚。呆立多時。目不轉睛的注視水面。不防背後有人拉他的衣服。回頭一看。就是那可愛的天賜兒。身上衣褲完全。連鞋襪都穿好了。哈哈。怎麼這樣的快速。本想責罵幾句。儆戒他後來。却被天賜連叫了兩聲爹爹。不知不覺的軟化了。笑問道。兒吓。你幹得好事。放了學。怎不歸家。翻在這裏。泗水爲樂呢。天賜道。孩兒並未下水。莫非爹爹看錯了麼。根發道。你不用抵賴了。我明明瞧見你的。連打幾下蒙子。水性倒還不錯。捕魚爲業的人。却也用得着。但你年紀尙小。傷了身子。那還了得。天賜低頭微笑。原來他第二次

透出水面。早望見父親到岸邊。急忙從隱僻處爬起。穿好衣服過來。希圖遮掩過去。今已說破。只得應了一聲。是。不再強辯。笑嘻嘻跟着父親回莊。又被母親訓戒了一番。姊姊也加上兩句。勸他以後切勿如此。他雖嘴裏答應。心中却不以爲然。有時放學得早些。仍不免到港中去游泳。且喜他秉性聰明。讀書寫字。爲通塾之冠。因此塾師也常稱贊他。附讀了兩年。根發又往東洞庭山聘請一位先生來。這先生姓鄭名敦禮。是個老貢生。文才淵博。武藝兼通。自到莊上後。盡心教導。天賜不遺餘力。除經史詩文外。并且傳授他拳棒刀劍各法。天賜更爲心悅誠服。不離先生左右。還有兩個同學伴讀。均係本村上人。一個叫王振武。卽是間壁王乾娘的大兒子。比天賜大三歲。一個叫沈二官。却是族叔沈福興的兒子。到這裏讀書後。改名一鵬。小天賜一歲。三人相處甚得。從無打架爭吵的事。轉瞬二年。又過根發的女兒秀姑。已有十八歲了。便託鄭先生爲媒。嫁與蘇城閭門外山塘街顧姓爲室。顧生名文燦。字玉書。年方二十。是個吳縣新

進的秀才。曾從鄭先生讀過書的。父母雙亡。並無兄弟姊妹。只有個寡居無兒的孀母。代爲主持家政。處境平常。自己居住的幾間瓦屋。和間壁一所小市房。是他的祖遺產業。每月所得租錢。聊資餬口。更靠他筆墨生涯。近年來稍有積蓄。纔得成此親事。自秀姑進門後。伉儷和諧。如魚得水。絕無閒言。光陰荏苒。又是三年。顧生雖未中舉成名。却得補廩食餼。根發聞知甚喜。每節致送膏火銀百兩。以作攻書之本。不料是歲春間。這位鄭敦禮先生染成一病。辭館歸鄉。未及兩月。遽返道山。是時根發年逾花甲。天賜也有十三歲了。接得鄭先生凶耗。父子二人卽忙帶了銀兩。坐了大號舟船。前往東山吊奠。天賜更是悲痛。想起先生在莊五年。多蒙教誨。已能下筆成文。學得防身武藝。今見先生身後蕭條。膝下無子。祇有一個女兒。閨名慧娘。和那五十餘歲的老妻朱氏。家道貧寒。日後如何過活。因向父親暗地說知。根發雖是個不識字的老漁翁。却也生性慷慨。不少吝惜。况且數年以來。漁業益盛。本村中要算他第一個財主。又聽了兒

子的話。便差莊丁回船取銀。將五百兩交給天賜。入內贈與師母朱氏。作爲喪葬之費。聊報師恩。朱氏感激涕零。忙同女兒慧娘出外叩謝。當下備酒款待。託親族老友作陪。午後散席。根發父子告別回家。不再聘請先生。天賜祇與振武一鵬二人結伴溫習。纔過了三月。誰知禍事忽臨。出人意外。離這裏不及二十里。有一窮苦的村莊。小地名叫湖澤村。裏面數百人家。都是些湖南的客民。有的耕種田地。有的打魚爲生。性情強悍。動不動與人打架。故此該處並沒土著的居戶。連瓦屋也很少的。大半是蓋搭的草蓬子。只有中間一家。建造着二十餘間平房。乃是湖南幫首領所居。那首領弟兄三人。老大叫吳通海。老二叫吳通江。老三叫吳通漢。當地人稱吳家三虎。曾在本處犯了盜案。立身不住。跟着一班難民。逃到此間。便借漁佃爲業。居然佔據一村。反客爲主。把那些土著都驅除了。這裏雖有一條港汊。外通太湖。却不能通入內河。是一個死地方。遠不及隱賢村的富饒。有時弟兄三人乘船外去。做些沒本錢的買賣。打劫黑夜孤

單的客舟。但不敢公然白晝行兇。猶恐怕官兵捕捉。所以數年來未曾破案。近聞隱賢村沈姓以漁業起家。富有財產。起了攘奪之意。以爲他們這條港是活水。從太湖直達內河。聚魚較多。故而吳家三虎召集村人。謀僭沈姓的地界。是日率領大小漁船十餘隻。由那邊開來。這裏也有十餘隻漁船。停住中流。正在此撒網捕魚。忽見湖澤村方面的漁船。闖入本界。散放滾鈎密網。違犯湖面的章程。忙高聲喝問道。你們是那裏來的野人。怎麼不懂規矩。敢到這裏來捕魚嗎。這句話沒說完。那吳氏弟兄本是有意尋釁的。手中各執長柄魚叉。齊聲喝叫道。太湖是公共的所在。那一個不好打魚。如敢出言阻撓。就打殺你等這班狗頭。可知道湖澤村吳家三虎的利害。說時。催船上前。吳氏三弟兄各揮魚叉。把這裏的漁人打落湖心。一連三四個。有幾個強壯的。起而對抗。又傷了五六人。只得拋去漁具。逃入港內。報告漁主人。沈根發年紀雖老。火性很大。憤怒道。這班目無王法的客民。敢侵我的疆界。待我出去與他會話。天賜在旁勸道。爹

爹不去的好。想他們兇如盜賊。惡似豺狼。有意前來尋事。與他講理也不中用的。還請爹爹三思。根發道。你尙是個小孩子。懂得甚麼。難道被他欺辱。打傷了不少的人。我就退避三舍不成。說罷。怒氣沖沖。老妻席氏也來勸阻。根發執意不聽。起身出莊。天賜情知不妙。悄悄地跟隨。躲在背後。見父親招集了壯數十人。分乘十號漁舟。開出港去。他也不作聲響。暗暗保護父親。根發只向前望。並未回顧。尙不知兒子在後面。當時到了港外。果見湖澤村的漁船。一共有十幾隻。在湖心舉網撈魚。根發喝令停止。請那邊漁主人會話。一聲未了。卽見對面來了三隻稍大的漁船。船頭上各立一人。手執魚叉。都是氣昂昂的黑臉大漢。眉掄目暴。形狀可怕。中間一個海下有鬚。如竹根般炸在兩旁。大約就是吳家三虎。相距已近。不倒二三丈地步。兩下裏可以會話了。要知沈根發怎樣與吳氏弟兄評理。是否爭鬪起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太湖霸佔橫掃鐵魚叉 病榻留言證明金鎖片

話說沈根發聞知啓衅情由。心中大怒。惱恨這班客民強兇霸道。欺人太甚。故此領着十號漁船。親自來與他評理。當時兩下會面。舟已接近。根發免不得拱一拱手。問來者可是吳家三位昆仲麼。那邊吳氏弟兄並不還禮。大模大樣的答道。然也。你這老兒。諒就是沈根發了。有甚話只管說來。根發聽了。氣憤填胸。此刻只得耐着性兒。說道。老漢世居在此。捕魚爲業。那個不知這裏方圓十里的湖面。是我隱賢村的。有歷年漁稅串據爲憑。你今前來侵奪。破壞漁業。舊章還敢打傷我村民。真乃太不講理了。吳通海不待說完。惡狠狠的吼叫道。誰信你的混話。俺只知道太湖中的魚。人人捕得。你敢出來禁阻。俺便打死你。這老忘八。試試俺吳家三虎的手段。根發被他當面欺壓。忍不住心頭火發。罵道。你們這班人。無法無天。說此蠻話。簡直是個強盜了。強盜兩字纔出口。吳通海船已近前。手起長柄叉。喝聲老忘八。你罵俺們是強盜。真吃了熊心豹膽。好個不知利害的東西。看叉說時。橫轉叉桿打來。根發不防他立刻就打。手中未拿傢

伙。急忙往後倒退。肩頭上已帶着了一下。身子向艙中傾跌。虧得天賜扶住。未曾倒下。那邊吳通海舞動魚叉。躍上船頭。勢甚兇猛。這裏船上的村民。各執竹篙攔擋。如雨點般打去。怎禁得他的一柄叉。用個撒花蓋頂勢。那些竹篙都直甩出去。天賜見事不妙。忙喚個莊丁來。將父親扶入後艙。藏伏在艙板下。自己取了一把魚叉。跳出艙來。正見吳通海耀武揚威。打倒了幾個。通江通漢也在左右船上逞兇廝打。本村漁人有受傷落水的。有被刺跌倒的。也有下湖逃走的。碌亂紛紛。不一而足。天賜目睹情景。勃然大怒。兩隻脚纔踏上船頭。迎面一叉刺來。他便咬緊牙關。竭盡平生之力。準對通海的叉。往上一擊。那通海只道他是孩子。未曾提防。用力有限。隨意刺來。因此被這一擊。那柄叉險些兒脫手。盪開甚遠。心裏吃驚不小。急欲將叉收轉。那麼還來得及。天賜的叉兜胸便刺。畢竟他學過拳棒。手段靈活。來得更速。通海說聲不好。無從招架。連忙側身躲閃。叉已刺進肩窩。戮了兩個洞眼。痛得通海吼叫連連。這便是一報償一報。加

利奉還。你打傷了根發的肩尖。自己肩窩裏也中了一叉。鮮血淋漓。不能再鬪。轉身跳回本舟。指揮退走。同時通江通漢見老大受傷。也回到自己船上。一場爭鬧暫告中止。天賜見敵舟已去。便代父親傳話。打撈受傷落水諸人。退歸本港。并派四隻大號漁船。堵塞港口。以防夜間攻襲。諸事辦理畢。舟抵莊院前停泊。王振武沈一鵬都來迎候。沈根發早從後艙扶出。不住的欬嗽氣喘。天賜攙了上岸。進莊逕入內室。在床上坐定。席氏過來問道。你可曾被人打傷麼。根發一時對答不來。氣往上擁。祇向肩頭指了一指。忽然吐出一口鮮血。昏暈過去。身子往後欲倒。幸有母子二人左右扶住。在他胸膈間輕輕按摩。方始這口氣平了。下去悠悠醒轉。天賜叫了幾聲爹爹。問此刻覺得怎樣了。根發嘆息道。今日若非我兒在後面一條老命。早已斷送了。肩頭上雖被打着。尚不十分痛楚。祇覺胸前憤懣。看來我命難保。席氏道。你上了年紀的人。還同人家爭氣。這是何苦呀。天賜道。爹爹請保重。不妨事的。便替父親解開衣服。袒出左肩一看。有

一塊茶杯大的青紫傷痕。卽用上好高粱酒。摩擦了一回。筋骨稍覺活絡了些。當時扶令睡下。根發問道。我藏躲在後艙。被艙板掩住。不知吳家三虎。後來怎生去的。你且試說一遍。天賜道。那個打傷爹爹的。却被孩兒出去。一叉刺中他的肩窩。他纔走了。根發道。想不到我兒人小胆大。這一來。總算替爲父出了氣。但是他們未必干休。難免再來報復。這便怎處。天賜道。爹爹且請寬懷。孩兒恐他夜間到此攻襲。已令舟船堵住港口。少頃再去佈置一番。小心防範。諒無變動。况吳道海肩窩着傷。一時未能前來報復。我這裏儘可從容設備。何用擔憂。根發點點頭。又欬噎了一陣。天賜恐勞了父親的神。不再多言。却向母親耳邊叮囑了幾句。退到外廂。一面命人往東山請醫。一面偕同王振武沈一鵬出莊。召集合村老少漁丁。檢點今日爭鬪被傷各人。計有十幾個。幸無死亡。大半從水裏逃回的。遂分別輕重。從優撫卹。村民個個悅服。都說小主人辦事能幹。願聽他的指揮。天賜又傳諭衆漁人道。你等於今晚起。輪班留宿船上。防他夜來

偷打。衆皆允諾。天賜忽見一人在旁。平日兼能打鳥的。此人叫張七。因問道。你家有鳥槍嗎。張七答道。我父子二人都能打鳥。共有鳥槍兩枝。短銃兩柄。只是火藥沙子不多。未識小主人有甚用處。說到這裏。我書中又要穿插幾句。原來清初軍營中。比不得現今時代。除紅衣大砲及抬鎗外。兼用刀矛應敵。並沒有非常的利器。所以小百姓家。只有打鳥的線鎗和短銃。莊的是土藥沙子。並且要用藥線導火。頗費周折。一個不小心。鐵銃裏多裝了火藥。還有炸裂的危險。比較現在所用的。真是天差地遠。故而除却獵鳥的。都不備這個東西。凡遇戰鬪時。全仗着自己的真本領。倒用刀槍棍棒的爽利。閒話少敘。當下天賜聽了甚喜。卽命張七父子。每夜在港口施放鎗銃二次。以示聲威。如有敵舟侵犯。可開三鎗報警。火藥倘嫌不足。到我莊內領銀購辦。張七唯唯聽命。旁側王振武進言道。據我的意見。還須差個有胆量的人。出港打聽消息。才是天賜點頭道。確是不可少的好。在這裏左邊。另有一條極狹的叉港。可道外湖。很爲祕密。若

從此處穿出。窺探動靜。諒不被外人注目了。話至此。問誰人有此肝胆。每日出外打探消息。另給工資。當有二少年應聲願往。天賜知他姓名。一叫周勤。一叫鮑信。做事很能幹。便道。如此。你二人各坐小舟。出探彼等舉動。如見請醫的船。可叫他從小港而進。二少年一齊答應。天賜方同振武一鵬回進莊中。稟告了母親。取了銀兩。交代振武出去發給撫卹傷費及購買火藥費。自己與一鵬到床前看視父親。時當睡熟。不敢驚動。天將薄暮。弟兄吃過夜飯。稍事休息。又往莊外查察。見諸事俱已照辦。回身仍來省父。根發雖已醒轉。歎喘不止。身上發熱。天賜坐在床沿。摸了一摸。略將佈置情形報告。根發氣吁吁的說道。今日我兒也辛苦了。不必在此侍奉。早些去安睡罷。天賜答應退出。與一鵬同宿書房。當晚幸得安穩過去。到了來朝。見父親病勢加重。心甚焦急。便與母親商議。去請族叔沈福興及間壁王乾娘來。幫同料理家務一切。自己與振武一鵬注重外面的事。那些漁人都來請命。說港外並無敵船。今天可要去捕魚。天賜道。父

病轉劇。又未得探事回報。我意暫停三日。再行定奪。內有一人說道。太湖中猶恐鬧事。我們到內河去打魚。大魚雖少些。也可暫時敷衍生計的。天賜道。這倒也好。正說時。見探事的周勤。引着請醫的船。一同來了。靠岸停泊。周勤先上來報告道。湖澤村方面未見動靜。鮑兄弟還在湖濱巡哨。我見了醫生的船。順便引領進來的。說罷退去。後面見請醫的扶着先生上岸。那位先生姓葉。名介甫。年逾五十。是洞庭東山的內科專家。與當地外科專家盧鐵庵並駕齊驅。都係最著名的。當下天賜迎接進莊。先在廳上敘過了茶。然後通信入內。邀請葉先生進房診視。是時病人清醒。氣喘甚急。那葉先生坐近床前。先問病情。次按脈息。又細看了面色舌苔。及肩頭的傷痕。只把頭點了幾點。搖了幾搖。並不說些甚麼。席氏在旁問道。先生看他病勢怎樣。葉先生道。此病因驚嚇氣惱而起。觸動內傷。以致氣喘咯血。高年患此。深爲可慮。肩傷尙輕。這却不妨事的。說畢起身退出。天賜引至書室坐定。安排好文房四寶。正欲啓口動問。葉先生道。令尊

肝火上冲。肺金受損。半由積勞而成。被觸而發。恐非草木所能挽回。姑擬一方。也不過聊盡人事罷了。嘴裏這般說。下筆寫了一張方子。遞給天賜。起身告辭。天賜聽了他的話。又見藥方上有另請高明句。心中萬分憂急。知多問也無益。只得相送先生出莊。下船而去。當下回身取方入內。見父親昏沉如睡。悄悄地告知母親。無法挽救。且看吃藥下去。再作道理。立即命人往木瀆鎮購了兩帖藥。當日服下。氣稍平復。次日再服。便不見功。又往蘇城請醫。並知照女兒女婿。同來看視。那醫生所用的藥。大同小異。延至第七日早上。根發又吐了幾口鮮血。量去多時。及至喚醒。反覺胸中清爽。睜開兩眼。見妻兒弟姪以及女兒女婿等。都在床前。自知不起。開言吩咐衆人暫退。單留妻兒在旁。又喚天賜將身子扶起。用一個枕頭墊住。方顛巍巍的說道。爲父的病入膏肓。不能久居人世了。只有一事耿耿在心。到了今日。趁我未死的時候。與你說明了罷。天賜道。不知爹爹有何心事。囑咐孩兒。根發道。阿呀兒吓。你不是我親生之子。那年與汝母在

湖心打魚。從網中撈起。幸得救活。我深喜天賜麟兒。故此將你取名天賜。扶養至今。視同己出。又覺已是十一年了。當日在你身上檢點。有一赤金鎖片爲證。說至此。伸手從裏床摸出。遞給天賜。又道。我知你天性純孝。當念我撫育一片心血。終養汝母天年。我死後也含笑九泉了。天賜接了金鎖片。又聽了一番言語。不覺眼淚奪眶而出。嗚咽答道。爹爹還請保重。年災月晦。也是有的。若說孩兒得有今日。恩同再造。勝過親生。自恨劬勞未報。怎敢有變初衷。望爹爹勿再介懷。根發道。我是不會好的了。只是這塊金鎖片上。不知刻些什麼文字。天賜拭淚細看。方說道。正面鐫着吉利語。是關煞開通四個篆文。背後却像姓名。是沈練秋三個正楷。下角上有天寶足赤四小字。那是店家的牌號了。根發道。如此說來。你本姓沈。與我同宗。真乃巧極。註定有父子緣分哩。席氏也道。頭頂一姓。寫不出兩個字。論不定還是遠族中呢。根發道。我本吳興一脈。自祖父遷來後。兩下便隔絕了。今我兒既原名練秋。可將天賜二字改作小名也好。天賜唯

唯應是根發道。現已說明。你去喚姊姊夫進來罷。天賜疾忙走出。邀同秀姑。顧文燦至床前。根發把後事囑咐幾句。命老妻取金鐲一副。白銀三百。交與女兒女婿。留作紀念。又喚族弟福興姪兒一鵬。各贈銀二百兩。囑令襄理家務。臨末向老妻道。我死後。你却不必要悲傷。有子有婿。足可以靠老終身了。說至此。連欬喘氣。塞咽喉。不能再語。母子萬分着急。寸步不離。外面的事。暫託族叔福興管理。到了午後。根發病勢陡變。不省人事。連湯水也不能進了。捱延至黃昏時候。喉間痰聲大作。纔交子刻。氣已絕了。天賜與秀姑等跪地相送一屋中。哭得昏天黑地。虧得衣衾棺槨等物。六十歲上均已預備。所以辦理喪務。較為容易。猶恐福興一人弄不來。再請塾師管柏年先生來襄辦。太殮後忙至終七。無非僧道誦經拜懺。追薦亡靈。一切開銷。都託管先生經理。并且這位先生善識風水。就煩他擇地選日。將父親安葬墳墓。諸事完畢。取銀百兩謝了先生。光陰迅速。轉瞬已是兩月有餘。女婿顧文燦因家中有事。告別先歸。秀姑還在此陪

伴母親。獨有天賜在這兩月中。十分忙碌。顧了裏邊。又要顧及外邊。我做書的。只有一枝筆。不能雙方並寫。只好說了一面。再說一面。其實日子是並行的。自從沈根發受傷得病後。纔過了七天。那邊吳通海傷已平復。思欲報一叉之仇。卽命兄弟通江通漢。率領漁船多隻。在隱賢村港外往來遊弋。却不見港內有船外出。無從尋覓。又姑意撒網捕魚。封住他的港口。一連多日。並沒絲毫動靜。好生詫異。難道他們畏懼我等。一齊遷往別處去嗎。仔細想來。却又不然。遠遠有炊烟透起。并聞雞犬的聲音。知道裏面大有人在。或者暗設埋伏。也未可料。因此不敢貿然闖入。只在船面虛張聲勢。佔住太湖中的疆界。那日吳家三虎計議。要想深夜入港。扮做强盜模樣。襲取沈家莊上的財產。及至到了晚上。先差人去打探。猛聽得烏鎗和鐵銃的聲響。曉得準備甚嚴。忙回去報信。吳家三虎纔息了這個念頭。未敢深入侵犯。只把湖面佔去。斷絕隱賢村的生計。幸得裏面通達內河。故能持久不出。相安無事。天賜雖得周勤鮑信報告。心裏氣憤。

不過。却因自己年紀尚幼。孤立無助。那些愚蠢的村民。都不是吳家三虎的對手。并且父喪未葬。老母在堂。萬不能與他決鬪。倘然失敗。那是不堪設想了。所以滿懷憤恨。也只得忍耐下去。知會村民小心防範。且喜天不絕人。內河漁業尚佳。故得敷衍了兩月有餘。並沒出甚岔子。如今葬事已竣。天賜想得一個主意。將母姊送往蘇城。以免擔驚受嚇。不當穩便。並將漁稅執照帶去。懇託姊夫往本縣衙門運動。奪回太湖中漁業。當下取得母姊同意。連夜收拾金銀契券。及細軟應用各物。裝了兩大箱。又打了幾個包裹。準備停當。到了次日。另取一千兩銀子。交付族叔福興。囑令看守莊院。指揮本村漁民。只准內河打魚。不許出外生事。如有生計不敷的。可將銀子週濟他們。須待我母子回來。再作計較。福興一一答應。立即召集衆漁民。吩咐了幾句。天賜又拜別了王乾娘。方始發下行李。同母親姊姊上船。從後港開出。內河中風平浪靜。一路沿官塘而行。風景甚佳。天賜正立人船頭上觀看。瞥見迎面來了一葉扁舟。舟中有一位白鬚。

老道人在那裏高聲叫道。來船可是姓沈的麼。天賜不覺呆了一呆。要知這位老道人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相逢萍水老道贈靈符 就學茅山少年練寶劍

話說沈天賜挈領母姊赴蘇。船至中途。見對面一隻小舟中。站着一位老道人。方面大耳。皓首龐眉。長髯五綵。飄洒胸前。青布道冠道服。腰束黃縑。紅鞋白襪。手提蠅拂。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心知是異人。却不認識。這位老道人是誰。便答道。小子姓沈。不知道長怎生曉得。問及小舟說時。船已兩下接近。那老道人微笑道。官人從隱賢村來。敢是往蘇城外山塘上去的麼。天賜益發奇異道。一些不錯。道長莫非當世神仙。老道人道。怎敢當神仙兩字。貧道不過略能猜算罷了。因與官人有緣。特在半路奉候。天賜道。如此。請道長過船一敘。那老道人也。不客氣。輕輕一躍上船。天賜即命本舟停泊塘邊。方邀道人進艙。母姊已避入後面。二人分賓主坐下。天賜喚弄船的送進兩杯茶來。始啓口問道。請教道長

法號。仙鄉何處。老道人道。俗家姓李。道號長真。向在茅山修持。今因雲遊傳道。奔走江湖。算來已有三年。望見太湖一帶。有幾道劍光俠氣。上透雲霄。知必有豪傑挺生其間。只是隱而不彰。深爲可惜。雖未能定國安邦。亦足以救人濟世。故而到此找訪。算得官人頗有根器。將來定能做得一番事業。并且有一重公案。和那一段因緣。非由官人解決不可。天賜不待道人說完。又問道。小子生長田間。未遇名師傳授。文不精。武不就。如何做得什麼大事來。那老道人李長真道。官人年方十三。正值就學之期。如能從我到茅山去。我當授你各種異術。俾使成功。天賜道。得蒙收錄。實出萬幸。但此刻奉母赴蘇。爲因客民爭奪本村漁業。欲託姊丈設法控訴。未得閒暇。一時難以相從。奈何。李長真道。此等客民。都是些亡命之徒。以後自有惡貫滿盈的日子。眼前控官究治。未必有益。不如暫且忍耐。待你學成絕技。不但父仇可報。彼等自然屈服了。天賜道。還有一事可慮。我若離村太久。只恐吳家三虎率衆侵入。佔了村去。這便如何。李長真道。不

妨。我有靈符一道。命人送往村中。貼在港口。保得你安全無事。你可放心了麼。說時。從袖中取出三張黃紙硃書的符篆。遞給天賜道。此符同樣三張。每年更換一次。奧妙不可思議。最好用一號舟船。停泊港口。將符貼上。他們便不能侵入了。但勿沾染污穢。至要至要。天賜接受大喜。卽忙起身叩頭。口稱師父。李長真道。賢徒少禮。爲師的要去了。天賜道。師父現往何處。幾時來引弟子上山。李長真道。你不必問。我於出月某日。在虎邱山麓候你便了。囑畢自去。天賜相送過船。見師父已去遠了。卽命舟子解纜開行。回身來見母親稟告。席氏與秀姑已在中艙。早聽得李道人的一番話。因說道。兒吓。你可認識這道人麼。天賜道。孩兒雖不認識。却見他仙風道骨。能知未來之事。授我靈符。所以孩兒拜他爲師。得能學成回來。便不怕這吳家三虎。可以報得父仇。奪回漁業了。秀姑道。你去學藝。果然是好。只是母親放心不下呢。天賜道。此去茅山不遠。少則年餘。多則三年。便要歸家。況孩兒曾從鄭先生學過拳棒。年事雖輕。自信還可去得。卽

使這老道不是好人。我也不懼。總可脫身而走。請母親不必擔憂。只是孩兒去後。母親無人侍奉。心實不安。秀姑道。這倒不妨。母親住在我家。有愚姊在旁陪伴。不勞兄弟掛懷。席氏道。倘得靈符有驗。本村獲保安全。就是我一人回去。有你王乾娘和姪兒作伴。也不愁寂寞了。母子等談了一回。待至天色將暮。身抵山塘河畔。有人通知顧生。迎接岳母等上岸。天賜見過了姊丈。看他們搬運箱籠行李畢。即在書室中寫了一封書信。并將李道人靈符裝入付與船上帶來的莊丁。回去呈交叔父。囑令照書行事。莊丁去後。這裏顧文燦叫了一席酒肴。款待岳母內弟。提及隱賢村漁業侵佔一事。文燦道。吳縣衙門中有一書吏叫盛麟。書與我至交。可以託他想法。但他現有公幹。往南京去了。待回來時再作計議。請岳母安心住在這裏。勿嫌怠慢。多住些日子也不妨。席氏又將路遇老道人一節。備述詳細。文燦畢竟是讀書人。有些見識。便道。江湖上異人頗多。歹人也不少。所說那個茅山老道。既有符籙相贈。未知靈與不靈。如果靈的。那就

是異人了。我弟從他學藝。諒也無礙。秀姑道。他既與兄弟約定某日在虎邱相會。何不請他到家裏來。你和他談一談。便知端的了。文燦道。這話說得是。商量停當。用過酒飯。各自安歇。到了次日。郎舅二人進城閒遊。從闔門直至玄妙觀。看不盡熱鬧的街市。路經察院場。天賜想起父親道及。曾在太湖中獲得大蚌明珠。售與此處珠寶舖內。屈指算來。已有十餘年了。暗自嗟歎。在玄妙觀頑了半日。抵晚方歸。第二天又同往虎邱山游玩。徧覽各處古蹟。天賜已將路徑記熟了。回來後別無所事。瞬息之間。早到某日約定之期。天賜預備好小小行囊。然後來至虎邱山麓等候。不多一回工夫。見師父李長真飄然而來。連忙上前迎接。叫應師父。李長真道。你有行囊沒有。天賜道。還在姊丈家中。請師父到彼稍坐。弟子纔好同行。李長真懂得他的意思。便道。如此。你在前引路。天賜答應領着師父到家。在客堂中坐定。自往裏邊稟報。將茶送出席氏與顧文燦一同向外。見了這位老道。人行禮敘坐畢。席氏先開言道。聞得道長欲收小兒爲徒。

帶往山去。可有這事麼。李長真道。貧道雖與尊府素昧平生。却因傳道乏人。雲遊各處。偶見太湖之濱。劍光俠氣。知有人才輩出。算得令郎根器甚深。匿居鄉里。無從表見於世。故此在河塘等候。得與令郎相會。拜我爲師。約定今日同赴茅山。傳授技藝。老太太但請放心。至多三年。便可回來了。一邊談話。一邊顧文燦對那老道注視。見他仙風道骨。鶴髮童顏。與江湖道流不同。因說道。我弟尙未成人。還望道翁照顧。到山後時。通音信。以慰母親懸望。李長真道。這個自然。我當叫他寫信送來。便了。席氏也別無他語。天賜方將預備的小行囊取出。李長真起身告辭道。三年不過瞬息閒事。老太太不用牽掛。貧道要與令郎走了。天賜卽向母前叩頭拜別。又向文燦囑咐道。小弟去後。我母全仗姊丈姊姊照拂。待回來再當酬報。顧文燦道。賢弟說那裏話來。汝母卽我母。敢不晨昏侍奉。代我弟之勞。但願學成歸家。早慰母心。重圖歡聚。愚兄亦快活不盡了。於是天賜提了小小包裹。跟隨師父起行。離了家門。並不雇坐舟船。步行出了山塘市。

梢。往來人跡稀少。長真便用縮地法向前。不知不覺。傍晚已抵茅山。天賜暗自
疑訝。只道茅山離蘇甚近。好像走走數十里光景。不甚着力。到了山上。那座道
院在大茅峯前。是李長真自己清修之所。祇有十餘間房屋。規模甚狹。十分幽
靜。院中蒼松翠竹。似隔塵凡。有兩個老香伙。四名小道童。更無別人。自天賜上
山後。李長真先教他練工運氣。充實自己的力量。再教他種種拳術及刀劍槍
棒。輕身蹤跳各法。好得他從前學過的。更覺事半功倍。比較常人容易些。但非
一朝一夕的事。吾且暫爲擱置。先將顧生家事略爲表敘。以清眉目。要知天賜
雖非席氏親生。不啻已出。自從兒子一去。時常懸念。幸有秀姑在旁勸慰。稍覺
寬懷。一日顧文燦欲進城去找姓盛的朋友。計議奪回漁業一事。席氏道。我兒
既不在家。本村一時尙無消息。賢婿又難以出面控告。我是個老寡婦。一生怕
見官的。所以此事只好暫緩辦理。且待我兒回來。再定進行的方法罷。秀姑攙
言道。依照母親的話。只是便宜了吳家三虎了。席氏道。這也是沒法的事。好在

村中未遭他們蹂躪。漁業雖被侵佔。內河當可打魚。倘嫌不足。由我家出錢補助。當可支持數年。故此遲些也不妨。顧文燦聽了岳母之言。深爲有理。只得暫作罷論。匆匆過了兩月有餘。接得隱賢村方面沈福興的報告。據云靈符貼在港口船上後。至今平安無事。惟湖面仍被僭據。終日到此捕魚。卽夜間也有船來往。猶如巡哨一般。但未進港侵犯。深爲慶幸。昨聞探事的來說。吳家三虎屢欲報一父之仇。覬覦我村財產。却因日間時有官兵巡船游弋。不敢公然作惡。到了晚上。又找不着港口的路徑。故此暫告中止。大約是靈符的效驗。堪以告慰。此信傳到後。席氏稍釋愁懷。方知李老道是個好人。決非誘拐我兒的了。今且按下不表。回轉身來。再說沈天賜在茅山學習技藝。李長真末後教他吐納劍丸。較爲費事。要知劍術有兩種工夫。一外道。二內工。外道自然容易些。只消師父授他煉成的一口劍。熟諳劍訣。便能運用飛出。取人首級。倘遇着內工的人。就不濟事了。非但鬪不過敵劍。反被他劍光收去。連自己的性命也難保。還

有一說。即使外道遇外道。也分高低上下。推原其故。劍由師父煉成的。傳授弟子。如果工力尚淺。火候未深。縱能按着劍訣運用。只能欺那不諳劍術的人。若撞見了比你好的。你就被人制服了。至於內工一層。遠非外道可比。全由自己精氣神三字煉成。師父只教你幾句口訣。和那養精運氣聚神各法。此外雖與你一柄三寸不到長的小劍。要你用精氣神中發出的三昧真火。將小劍煉成一顆丸子。納入口中。吞進吐出。運用自如。那時纔算成功。而且這顆劍丸。越煉得小越妙。能從鼻管中飛出。他的工夫愈深。已達到最上乘了。這一段言語。我從江湖上竊聽來的。細察其理。很覺得有些見解。究竟是也。不是。須質諸明眼人。方能深悉此中的玄妙。我却未敢多談。只說天賜專心學劍。進步甚速。雖有時思念老母。寄封書信回去安慰。却不曾因此分了心。朝夕訓練。劍已純熟。收發均能如意。屈指算來。將及三載。連飛行縮地等法。也都學會了。我書中說到飛行一術。免不得嘮叨咕咯。辯白幾句。請看官們少安毋躁。聽我講個理由出

來。方顯得不是胡說亂道了。要知稗官小說。雖非正經文字。原不妨海市蜃樓。憑空結撰。鋪張揚厲的發揮意見。但須合乎情理。從一條正軌上走去。卽有時流入神怪。也須從神怪中說出情理。不能信口開河。造一個瞞天大謊的。若祇貪着熱鬧。寫得爽快。隨手做去。如童話一般荒唐。無根無底。豈不被有識者齒冷嗎。莫說別的就是飛行這句話。在那他種小說中。好像身上生了兩隻翅膀。飛來飛去。那怕數千百里路程。不難瞬息間可以飛到的。比神仙騰雲駕霧。尤爲省力。照此說法。神仙還須雲霧託足。方能從天上遊行。俠客連雲霧也不用。便可在空中飛走。世上那有這種情理。說破了不值一笑。所以我書中的飛行。祇說他一躍數丈。能踰寬闊的溪河。能上高大的牆垣。登樓越脊。來去如風。不見人影。若在平地奔走。一天往返數百里。可以兩頭見日。這都是實踐工夫。爲人力所做得到的。雖未免張大其詞。但於情理上還不相悖謬。我就這樣的說下去了。至於縮地一法。出自奇門遁甲。看過三國志的。都知諸葛先生有此技。

術更非虛言。目今江湖上面。未必沒有這種奇異的高人呢。閒話少敘。仍歸正傳。沈天賜學劍已成。又過了兩月。李長真命童兒喚令來前。訓諭道。你在此正及三年。如今可以回去了。但是你的出身來歷。可曾知道麼。天賜道。我父臨終時。雖也道及。並非親生。是從太湖中將我撈起的。有身上金鎖片爲證。鐫刻弟子姓名。叫做沈練秋。却不知生身父母現在何處。又不知父名母姓。怎生把我拋入水中。還請師尊明示。李長真道。汝父名雲鶴。表字鳴九。世居湖州城內。是個飽學的秀才。汝母朱氏。東山名門大族。十七歲于歸汝父。魚水和諧。第二年秋間生汝。命名練秋。就是這個意思。週歲後。汝母帶你歸甯。坐船行至太湖。只因那日出口較早。天色尙未明亮。不料遇着大幫盜船。乃是巢湖販私鹽的梟匪。匪首叫董老窩子。董金奎。率衆經過。見了一號客舟。乘勢打劫。所得金銀雖少。却看上了汝母。連汝搶過船去。逼令從順。汝母三貞九烈。立志不允。乘他們一時不備。先將你拋入湖中。自己隨後投水而死。被浪花一捲。不知往那裏去。

了。董金奎無從救援，深爲歎惜，只得怏怏而歸。匪船去後，這裏被劫的船家，連忙回城報信。汝父得此凶耗，悲悼異常，卽來打撈屍骸，未及出事地點。汝母已被漁人撈起，屍體擱在岸邊，認明後買棺成殮，惟找不到你的身子，想是被大魚吞了，祇得痛哭一場。扶柩回里安葬畢，意懶心灰，看破紅塵世界，就將產業家事託付堂弟雲驥，他卽離鄉遠去，削髮爲僧。這一樁公案，屈指已有十四個年頭了。如今與你說明，不用悲痛，將來父子相逢，自有報仇的日子。但目前尙非其時，且回去料理近事，報答義父母撫育的恩德，兼做些行義仗俠的功果，方不負爲師的傳授宗旨。天賜聽罷一番言語，忍不住兩淚交流，泣問生身父究在何方。李長真道：汝父並無一定住所，屆時自有機緣相遇。我還有一言囑咐，授汝的劍術，切勿妄用妄殺，須嚴守平時的戒律，牢記牢記。天賜唯唯，遵命叩頭拜別，當卽收拾一肩行李下山而去。要知下山以後所做的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村中返棹稱沈氏一龍 湖上逞雄敗吳家三虎

話說沈天賜學成劍術。奉師命下了茅山。也用着縮地法先到山塘。只消半日工夫。已抵顧家。見了姊姊。方知母親不在這裏。前歲秋間。回轉本村。平安無事。姊夫也往洞庭東山盧家處館去了。獨有姊姊秀姑在家。不能分身探望母親。正在那裏掛念。今見兄弟從茅山歸來。細問投師學藝一番。天賜備述顛末。又詢知姊丈在瘍醫盧鐵庵家。年餘未歸。此時還不在心上。辭了姊姊。雇一小舟。逕返隱賢村來。仍從內河入港。那些漁人見了。都不覺呆了一呆。原來現在的天賜。已是個成人的少年。身子長大了許多。面容也比前豐潤。因此驀地一望。竟有些不識認了。及至仔細觀看。始知是小主人回莊。大眾齊聲叫應。天賜略一招呼。見本村風景依然。未遭吳賊蹂躪。祇覺得民生凋敝。不如往昔的興盛。罷了。少時船到莊前。眾人歡迎上岸。王振武和沈一鵬也來相接。天賜向衆立談了數語。進莊先見了族叔福興。然後到內室叩拜母親。稟告三年來經過事。

實。又將姊姊問候的話。及姊丈往東山盧家處館一節也說了。席氏道。自我兒去後。我在你姊姊處住了年餘。聽得本村安隱。故將值錢的東西。寄頓在那裏。我自回來居住。又是一年多。仗着靈符效力。並未起甚風波。或者吳家三虎。至此也死了這侵奪的念頭了。天賜搖頭道。只怕未必。他既然死了心。爲何仍舊佔住我的湖面呢。據兒想來。非給他一個辣手。他決不肯善罷干休的。說罷退出。親自取銀一兩。打發來船從原路而出。那兩個弄船的。接了銀子。仍向村人不住的問話。四圍觀看。覺得有些鬼頭鬼腦。動了天賜的疑心。正猜想間。忽見從前探事的周勤鮑信同來。便問他近時狀況。可有特殊的消息。周勤道。小主雖一去三年。我等却因事關切已。未敢怠慢。常與鮑兄弟夜間出港。躲在蘆葦中暗探。前兩年吳氏弟兄幾次要來侵犯。聽得他們船上說。找不到進港的路。深爲疑訝。大約是符的效力。遮蔽了他的眼睛。但這條心還沒有死。佔住湖面。至今仍不放鬆。并且到了晚上。專在這裏左近一帶。打劫來往的客船。殺人越

貨無所不爲。簡直是個強盜了。推想他們的用意。不在自己港前搶劫。偏趕到此間來攔路行兇。分明是移禍江東的惡計。這些事不止數次。大半在我們眼中。還虧官兵畏盜。粧聾做啞。即使有人告發。也不上緊查緝。因此年來並未破過一案。還不曾被他帶累呢。鮑信也道。如今小主回來。未識有何計較。恢復漁業。天賜道。非是我誇口。復業一些一難。數日內便見眉目。話未畢。烏鎗張七父子同至。天賜道。你們來得甚好。今夜還須如此。如此格外當心。又吩咐周勤鮑信。這般這般。分前後兩路打探。切勿懈怠。這四人應命去訖。天賜更令莊丁備好舟船。及應用器械。方始進莊。與振武一鵬敘話。直至深夜未睡。留心聽那外面的消息。當晚却喜平安過去。照此說來。天賜竟未免多疑多慮了。其實不然。待到四更過後。得着鮑信的報告。那敵人已經來過了。若不是預作防備。前後兼顧。這裏隱賢村。怎得太平無事。可見天賜目光銳利。料事如神。日間那兩個弄船的。本不是好人。一個叫尤澤。一個叫吳良。在水路上做些不端的營生。

只因本領平常。尙未敢公然爲盜。平日認識吳家三虎。曉得這裏一段隱事。可巧那天停泊虎邱山塘。過了一夜。接到沈天賜的生意。聽說往隱賢村去的。不覺心中一動。他們本不識內河進港的路。却由天賜指點。纔能到達此村。順便向村人問知備細。又看了一看地勢。二人暗自歡喜。得了船錢。立刻從後港而出。船到外面。彼此商量了幾句。趕緊來至湖澤村報信。已是日落時候。吳家三虎聞言大喜。就此率領黨羽。上船前往。命尤澤吳良引路。一共大小船隻二十餘。抄入內河。到得該處。約有二更光景。天上月色甚明。照耀得清清楚楚。却不見了這條港的進口。尤澤驚詫道。我明明記得港口的對岸。有一座小涼亭。如今涼亭還在那邊。都是黑叢叢的樹木。失却了進港的路。這又奇了。難道我日間認不真切嗎。吳良道。作怪作怪。我也把涼亭做目標的。況且這個所在。更沒有第二座涼亭了。二人你稱奇。我道怪。吳家三虎的船已到。問明情由。一個個張大了眼睛。呆了半晌。吳通海道。尤賢弟。你送那姓沈的小子進港。打聽這班

村人們。據說前港有仙人的靈符。不放閒人出入。莫非後港也有靈符不成。尤澤道。只怕是。的。不然。想我們吃這碗飯的。不是自己港口。只要這條路走過一趟。沒有找不到的道理。此番偏偏失了路。真有些怪氣呢。吳通江道。不要管他。我們從岸上找去。吳通海搖頭道。這却不好。捨舟從陸。莫說裏面有斷水的地方。就是長阡短陌的田地。通得到姓沈的村莊。怎奈時在深夜。路徑不熟。如遇埋伏。進退兩難。豈不要大大的吃虧嗎。依我主見。還是回轉到前面去。瞧瞧形勢如何。倘與後邊一樣。我們只得息心靜氣。退歸本村。再差人出來暗暗哨探罷。通江等均以為是。正所謂乘興而來。敗興而返。是時已逾三更。回船兜到太湖。足有三十餘里。東方漸漸發白。行近隱賢村港口。通漢在船頭上。遠遠地一望。回首向老大道。這不是沈家港嗎。通海留神看去。便道。果然是的。近兩年來。每至夜間往探。此港便失了蹤影。該處似被雲霧所迷。模糊一片。非至日出不見。怎麼今晚發現獨早。話至此。通江道。那麼我們何不趁此機會。冲將進去。就

可奪取他的村莊了。通海猶豫未決。只令一隻小舟。當先窺探港內虛實。吳氏弟兄的船。緩緩向前。離港約五六箭地步。小舟已縮了回來。只見沈家港內有船開出。爲首一號大船。後面有兩隻小船跟隨。那大船上站立一位少年。杏黃色綢綾裏頭。身穿密門鈕扣玄色短襖。兜襠叉褲。足上薄底快鞋。腰插短刀。手執魚叉。你道此人是誰。卽就是新回隱賢村的沈天賜。爲甚此刻乘船出港。也須交代幾句。原來天賜一夜未睡。料定今晚必有事故。留王振武沈一鵬在書房中飲酒敘談。上半夜無甚動靜。候到四更多天。外邊鮑信來了。報說吳家三虎果從內河抄入。幸得這道靈符。前港移至後港。他們如墜五里霧中。找不到進港的路。只索罷了。我躲在符的後面。又好比暗處望到亮處。看得十分清切。并且聽他們在那裏講話。一個個稱奇道怪。彷彿是睜眼的瞎子。足見符籙的靈驗呢。天賜問道。有人引領他們來嗎。鮑信道。有的就是載小主進港的兩個舟子。被他打聽明白。連我們所用的靈符。也都知道。若非小主預作防備。那就

不堪設想了。天賜道：我雖不怕，豈不要驚擾全村，只可笑無知村民，竟將外人當作好人。實言祕密，引鬼入門，幸虧我在這裏，也就不足懼了。但不知以後他們還說些甚麼。鮑信道：他們心尚未死，要到前面來窺探，只是天將亮了。天賜道：如此甚好。我正要去會他呢。王振武道：我和一鵬弟同去，也可助助你的聲威。天賜點點頭，吩咐鮑信退去休息。自己與振武一鵬紫束停當，腰間各佩利刃，出莊下船。船是預備現成的，一大兩小，共計水手八人，都在後艙拔槳，立即開行。正見周勤船到，報稱敵舟將至，離港口已不遠了。天賜却不慌不忙，站立船頭，取一柄雙股魚叉，執在手中，指揮上前，纔出港口，却巧吳氏弟兄的船相距已近。這叫做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。況在這裏太湖中，白茫茫一片是水，無遮無礙。此時天已明亮，望去更是親切。天賜一擺手中叉，船如弩箭般飛來。那邊吳氏弟兄見來勢雖急，却只有三隻船，那裏放在心上。齊聲喝道：來船休得近前。天賜也喝道：特來與你們會話。吳通海問道：你是誰呀？天賜道：若問俺小

爺。你聽好了。俺姓沈。名練秋。又名天賜的便是。吳通海道。姓沈的小子。根發是你誰人。天賜道。就是我的天倫。三年前被你擊傷。霸佔我的漁業。封塞我的港口。我父因此亡故。那時我尙年幼。未能和你計較。你還不肯放鬆。幹那強盜的行爲。有心覬覦我的村莊。幸得上天保佑。使你不能逞兇肆虐。想起前情。實堪痛恨。我與你仇深如海。今日特來取你的狗命。吳通海道。笑道。好小子。黃毛未退。乳臭未乾。敢出此朗朗大話。想那年俺大太爺。稍不留意。被一小兒刺傷我的肩膀。可就是你麼。天賜也笑道。不敢欺。便是我。吳通海道。好好好。此仇耿耿在心。你今反來招我。敢是送死不成。說罷。左手把叉一揚。右手從腰間拔出一種暗器。你道是什麼。却是七寸長的一柄小小三股飛叉。照準天賜擲來。刷的一聲。直刺面門。說時遲。彼時快。天賜見他往上舉手。早已留心下了。將頭向左一偏。這小叉便從右耳根邊過去。打在後面篷艙之上。第二叉又到。天賜何等快速。却向右邊一閃。仍未打中。叉從左肩膀上飛過。斜落水中去了。他那裏第

三叉發時。天賜有意賣弄本事。挺身不動。只將手中雙股叉豎起一格。叉尖向上。說也巧得很。那柄飛來的小叉。鏗然作聲。正嵌入雙股叉的中間。這一來。嚇得吳通海等一齊呆了。咋舌不止。天賜揚聲大笑道。有叉只管使來。看你小爺怕也不怕。吳通海聽了。自思我有七把飛叉。雖不是法寶。也是自小學成的手段。百發百中。曾在湖南時有飛叉太保之稱。怎麼今日遇見了這個小子。飛叉便拿不穩了。心裏一慌。手脚更慢。還想發那第四叉。如何來得及。正應了兩句俗語。眼睛一霎。老婆雞變了鴨。不防沈天賜丟去手中魚叉。拔出一口單刀。騰身一躍。雖離着二丈多遠。猶如飛鳥般跳上通海的船頭。手起刀落。直撲面門。饒你通海躲避得快。右肩尖上着了一刀。通海一聲慘叫。長柄叉脫手。身子往後跌入艙中。兩邊船上通江通漢急忙相救。各執魚叉刺來。被天賜起刀左右一分。擊開兩柄叉。趁勢躍上通江船頭。刀卽從下盤而進。通江要想落叉招架。已是不及。大腿上戳了一個窟窿。那裏還立得定脚。連人帶叉翻落湖心。後艙

上幾個扳槳的人見勢不妙。有躲入艙板下的。有赴水潛逃的。天賜謹持戒律。不欲妄殺。回頭再看吳通海的船。已由通漢護着。往下流頭逃走。餘船亦相隨而行。相距還不遠。又見自己的船迎將上來。飛身一躍而登。便連合王振武沈一鵬兩隻小舟。虛張聲勢。追趕了一程。敵舟四散潰遁。却被振武一鵬截獲了兩隻。餘皆去遠了。這一次打得吳家三虎等亡魂喪胆。受傷的受傷。落水的落水。被虜的被虜。只淹死了一二人。失去了三隻船。還虧吳通海熟識水性。保得性命逃歸。自經這番重創後。弟兄心雖痛恨。却在本村安分了數月。不敢再來侵奪了。湖澤村方面。我且慢表。仍說沈天賜逐走吳家三虎。恢復舊時漁業。因恐多傷人命。並不妄用劍術。只靠自己實力工夫。已足夠他們受用的了。當下見敵舟去遠。便將奪獲的三隻船。帶回港中。那船上有四個俘虜的客民。天賜命振武一鵬押進莊內審訊。此時隱賢村裏歡聲雷動。迎接小主人上岸。聽天賜吩咐了幾句。一齊散去。準備到了明日。照常出港捕魚。大眾說不盡歡喜。獨

有天賜回進莊中。先到裏邊告知母親。然後返身到廳上坐定。振武一鵬將四個俘虜押入。天賜好似法官一般。坐在居中。向四人細細盤詰。那四人都是湖南幫。姓雖強硬。至此也只求饒命。不敢隱瞞。把湖澤村吳家三虎的惡跡和盤託出。天賜聽了。知是實話。當場並不難爲他們。仍叫振武一鵬押出。給還奪來的小船一隻。縱令回去。少頃覆命。天賜又取百兩銀子。犒賞辦事得力村人。夜間仍須加意防備。輪流更替。這不過天賜小心謹慎。恐他們再來報復罷了。閒話少說。嗣後天賜的聲名漸大。傳遍太湖一帶。有人替他加上一個外號。叫做小白龍神。沈練秋反把天賜兩字隱去。所以天賜便改叫了練秋。就是本書從這一回起。也叫他沈練秋了。況且天賜是義父取的小名。算不得正式的。他雖尙未歸宗。究不若金鎖片上的堂皇冠冕。故此趁着這個當兒。有意將沈練秋三字。喊得響些。請看官們特別注意。休要忘却。這幾句表白敘明後。仍說新改名的沈練秋。當晚闔家飲酒慶賀。次日坐船外出。看衆村民港外打魚。終日安

然無事。很爲歡喜。惟想起父親昔日的形景。又不免悽然下淚。恨着吳家三虎。既然如此。練秋有這樣的能力。爲甚不到湖澤村。把他們三個仇人殺死呢。內中有幾層緣故。一來父親不過因傷氣憤而死。究未曾白刃相加。二來吳氏弟兄罪狀未彰。案情未露。一旦把他殺却。勢必誣告到官。反爲不美。三來此間與湖澤村接近。如果肆行殺戮。只圖眼前痛快。豈不要連累村民。故此暫爲忍耐。容他們多活幾時。不然。劍光飛去。莫說他三弟兄。連全村也不難掃盪了。但此刻漁業已復。別無書說。光陰倏忽。又不覺三月有餘。沈練秋在莊無事。每日教授王振武。沈一鵬。二人的武藝。藉以消遣。這一天清晨。鮑信忽自外走入。報說昨晚從木瀆鎮回來。到港時已有三更。陡見湖心透起一道光華。天矯如白虹。離此約二里許。底下定有寶物。故特稟告小主。不知練秋聽了這話。是否前去探取寶物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光騰瑞彩入水獲干將

目覩兇形登門訪姊丈

話說沈練秋聞鮑信報告畢。知非謊言。暗自想道。記得我襁褓時。父親在湖濱拾得大蚌。夜放光明。剖出一顆寶珠。價值甚鉅。昨夜鮑信所見。莫非又是蚌珠的光華麼。因向鮑信說道。既如此。今宵仍託你前去一探。如果與昨晚一樣。來夜我和你同往探取。若得異寶。不吝重酬。鮑信唯唯退出。練秋忽轉了一個念頭。返身入內。向母親觀取得一匹油綢。便命莊丁喚個本村成衣來。開好尺寸。叫他做一身水衣水靠。限明晚完工。交入成衣答應。自去。到了下一天。鮑信又來報告。話與昨日相同。并認明放光的去處。祇因風浪甚大。立即退了回來。正說時。忽然天不做美。陰雲密布。下了幾陣大雨。練秋道。恐今夜去不成了。橫豎我的水衣水靠。尙未完工。就是遲兩日。也不妨。打發鮑信去後。雨仍不止。一連三晝夜。昏悶異常。那身水衣水靠。早經做就。是日天已放晴。港外風平浪靜。正值八月初十日。間備好一隻船。一鵬聞知此事。也要同去。練秋應允。到了晚上。飽餐一頓。也不告知母親。將新做的水衣水靠。穿在身上。用皮帶束住。預備下得。

水去。正是藝高人膽大。看得太湖如溪澗一般。原來他的水性。自小練就。不是我做書的替他誇口。他在水中能伏一晝夜。不透水面。好像是一條魚。底下可以開口換水。且能睜眼視物。村上人沒有一個及得他來。如今穿了衣靠。上下相連。又好比生了一身鱗甲。游泳更爲便利。待至初更。披上一件短斗篷。卽同一鵬悄悄出莊。下落小舟。鮑信早在此等候。做了搖船的水手。一鵬也幫同扳槳。就此開出港來。半輪明月斜照着船頭上的沈練秋。這一幅景像。我在開章第一回書中描寫過了。只因補敘他的身世。如何幼時落水遇救。如何長大成人。如何得遇異人傳授學成劍術。至此始行補足。回頭再說八月初十那夜的情事。自此以下。方是沈練秋的正文。前段四回。只算是他的緣起罷了。話休煩絮。當夜沈練秋等三人。乘着一葉扁舟。心雄胆壯。盪入廣闊的太湖中。並不見客商來往的船隻。祇看那東山月上。水波不興。眼前風景。如讀一篇蘇公夜遊赤壁賦。令人心曠神怡。但時候尙早。只在中流蕩漾了一回。不知不覺已近二

更仰望天空。月將當頂。雖今晚蟾兔未圓。却也十分皎潔。正游覽間。陡從那邊湖心中。透起雪練般一道光芒。獨有鮑信最爲注意。忙喚道。來了來了。快看快看。說時。伸手指。練秋便隨着他指頭望去。果見這道光。其白如銀。由湖心裏冲起。初時不過一二丈。繼而漸升漸高。猶如十餘丈的一條長虹。既不被月光所掩。且能與皓月爭輝。心中好生奇異。益信鮑信所言非虛。卽吩咐扳槳上前。二三里水程。頃刻便到。相距一二箭地步。說也古怪。這道光好像有知覺的。忽然隱滅不見。一鵬叫道。哥哥。敢是寶貝逃走了嗎。練秋搖搖頭。待自己的船約摸到發光處。囑令鮑信停槳。卸下披肩短斗篷。將腰間這條水牛皮帶。緊了一緊。舉起雙手。用個蝦蟆撲水勢。頭向下。足朝上。鑽入水中。鼓足一股氣。直沉到底。睜睛探視。能及一丈多遠。望見六七尺地步外。橫着一件明晃晃的東西。爬行向前。見是出鞘的一口古劍。橫臥沙際。四圍更無別物。心知此劍放光。定是異寶。卽便伸手拾起。兩足一蹬。身子往上升起。頭已透出水面。離船不到丈餘。

早被一鵬看見。就取一根竹篙。接他上船。那練秋一手抓住。從水中騰身而起。並不十分用力。已經跳登船首。一鵬與鮑信同問道。探得寶貝沒有。練秋把手中劍一順。很得意的答道。這不是寶物嗎。一鵬道。劍能放光。必是古物。但不知此劍何名。練秋被他一問。將劍細看。覺得寒光閃閃。冷氣颼颼。耀着天上的明月。不能逼視。祇見劍靶上嵌着金絲鐘篆文。認得是干將二字。心花怒放。喜洋洋的說道。此劍叫做干將。與莫邪齊名。配合陰陽。爲春秋吳王時所鑄。確是萬金難買的寶物。今夜爲我所得。真乃千載難逢的機會。一鵬道。這兩把劍的名兒。我也曉得。只不知莫邪劍流落何處。練秋道。干將出世。莫邪亦將發現。將來或有相逢的日子。也未可知。話至此。略頓一頓。又道。這場功績。都是鮑信的。應得重重的酬勞。鮑信道。多謝小主。只是小主的洪福呢。練秋哈哈大笑。見月已斜。西約有四更光景。當即回船進港。到得莊前。吩咐鮑信歸家。明日來莊領賞。自同一鵬進莊。也不去驚動母親。卸裝安睡。次日鮑信入見。練秋賞了他五

十兩銀子。方至內室見母。稟告昨夜得劍一事。席氏雖也喜悅。臉上却仍帶着愁容。練秋道。請問母親何事煩惱。席氏道。我因你姊姊一人在家。你姊丈往盧家教讀。迄今未歸。不知何故。爲娘的很是掛念。你可往東山一行。去到他家探望。如得見了你姊丈的面。可叫他急速返家。免令人朝夕懸盼。練秋道。孩兒本有此意。後天下午定往東山走一遭。請母親勿憂。說罷退出。將此事告知一鵬。一鵬也要同往。練秋道。這番却去不得。我出行後。此間要你照管。須防着吳氏弟兄復仇。雖有一紙靈符。保不得兩頭港口。所以你當代我之勞。擔此防守的責任。正說間。王振武自外入。練秋又照樣囑託了幾句。因他二人今非昔比。近從練秋學習武藝。大有進步。一個熟諳刀法。一個能舞雙鎗。足可對付敵人。當下囑咐畢。敘些閒話。不必多表。轉瞬到了後天。練秋收拾行李寶劍。拜別母親上船。船中有水手四人。伙食皆備。是日正當八月十三。下午開船出港。逕向洞庭東山而來。祇不過五六十里水程。怎奈風水不順。直至上燈以後。方抵該處。

揀個清靜所在停泊。練秋因天已昏黑，不復登岸。吃過晚膳，卽行安睡。將及二更時分，耳邊聽得人聲嘈雜，突從夢中驚醒，翻身坐起。又聞一個異鄉口氣，聲如破竹的人，在那裏說道：「你快往盧家去報信，說俺大師來了。帶有十二個肥豬藥料，因已夜深，叫他派人來接引，切勿遲延。」招搖耳目，一人答應上岸而去。練秋聽了這話，不覺暗暗驚疑，好生難解。他既說帶有肥豬，那是個販豬的客人，怎麼又說藥料，又自稱大師，又恐在路上招搖，是何緣故，愈想愈疑，莫非江湖上的切口不成。我且看他一看，究竟是怎樣的船，打破自己的疑團。所以站起身子，輕輕將篷窗推開，探頭一望，好在今夜月明如晝，望去格外清楚。見是一隻三枝桅的大船，船上水手甚多，桅竿邊立着一個披髮頭陀，金箍耀目，身材高大，迥異常人。可巧他回轉頭來，指揮水手們掀開艙板，一眼瞧見他相貌兇惡可怕，一張灰色臉，濃眉暴目，大鼻闊口，兩耳招風，海下短髯倒捲。早知他不是個好頭陀，益發凝神注意，看這班水手開了艙板，一個個從底下提起，初

時只道是肥猪。及至仔細觀望。又微聞呻吟。啜泣聲。分明是人。不是猪。心中更爲駭然。但不知這些人。却從那裏帶來的。怎麼送往盧家。又稱是藥料呢。想我也曾看過醫方本草。斷沒有將人做藥之理。正惶惑間。岸上有五個人來了。走上了這號船。齊向頭陀叫聲。蕭師父。並說道。我等奉盧先生命。特來迎候。那頭陀道。洒家因師兄差遣。送上應用的藥料。相煩帶去。俺當在後押解同行。於是水手們幫同來人。將艙板上十二人。推送上岸。竟當作猪一般的虐待。縛縛兩手。用一根長繩牽牢。魚貫而登。嘴裏啞啞。不能言語。大約有東西塞住。只睜着兩眼下淚。實是可憐。那個頭陀提着一根鐵杖。押後起行。練秋目擊心傷。一時救不得這班人。又不知姊丈在盧家如今怎樣了。委實放心不下。此刻見頭陀等已去。正欲縮身閉窗。又聽那邊一個水手說道。老大。你可知道這些藥料。如何用法。敢是把他熬作膠。研作粉。搓作丸子吃的嗎。又一個答道。你莫說說話了。那旁有船停着。被他們聽見。不當穩便。一個道。怕甚麼。我說藥料。

不說人聽了也不懂呢。又一個道：不用嚙嚇了。這幾天撐船辛苦，還是趕緊睡的好。說過這兩句話，以後便無聲息。練秋方才閉窗坐下，心中如轆轤一般，略一閉目養神。天已明亮，起身洗臉畢，換了一套鮮明的長衣服，向後艙囑咐數語。離舟登岸，手搖紙扇，裝作斯文模樣，向東南轉了幾個灣，見有個稍稍熱鬧的小市面，他即走入一家點心店，吃了一碗肉麵，會鈔畢，便向跑堂問道：此間有一位很著名的外科盧鐵庵醫生，他家住在那裏？跑堂的笑道：相公可是初到這裏麼？要問這位盧大夫，外科第一，四遠馳名，沒一個不知道的。他的住址，很是僻靜，離此有二里多路，周圍並無鄰居。相公要到他家去，須轉身向西拐灣，一直落北，便望得見盧家莊院了。練秋道：多承指點，給了他幾個酒錢，起身出店，認定方向，依着跑堂的話，朝西逕走，就是來時的路，却從左邊轉灣，穿過一條石砌的街道，便是荒野的地方，來往行人漸少。一邊是田塍，和那疏疏落落的村舍，一邊是果木園林，要算東山最好的出產品，看不盡兩旁風景，向

前望去。約有一里許。見有黑叢叢一所大莊院。四圍樹木牆垣。一眼望不到底。大約就是盧家了。正走間。對面來了四個人。扛抬了一塊板門。上有一人蒙頭而臥。知是看病回來的。卽忙讓過一旁。啓口問道。你們可是往盧家看病的麼。一人答道。是的。這位盧先生真有本領。只看過一次。腿上就好了許多。他的敷藥比仙丹還靈呢。練秋點點頭。暗贊他名不虛傳。又問道。這座莊院是也不是。那人道。不錯。說罷。便抬着走了。練秋於是放開脚步。轉瞬已到莊前。左右盤槐高聳。氣概異常。見兩扇莊門開着。外面並不掛甚牌子。當卽走近門首。一看。裏邊六扇白堊屏門。上有硃漆金書橫匾。寫着華陀再世四字。下懸一塊銀杏黑字牌。是世醫盧鐵庵外科專家。中間掛一盞大門燈。兩旁廣漆長凳。並無人坐着。左邊耳房上寫着掛號處。右邊是問事處。規模很大。練秋踱步走入。來至問事處門旁。有一老年管門人坐在那裏。正要問話。那管門的見是個陌生少年。身上很穿得體面。不敢十分待慢。先問道。相公要看誰呀。練秋道。這裏有一位

教讀先生。姓顧名文燦的。相煩通報一聲。說我姓沈的求見。那管門的道。相公叫甚名字。敢是從蘇城來麼。練秋聽他一問。恐姊丈不知練秋兩字。因答道。我叫沈天賜。是他的親戚。家中命我來探望的。那管門的呆了一呆。拒絕道。這位顧先生。雖在這裏。却因他吩咐過的一切。至親好友。概不接見。倘有言語。我可以替你傳話。再不然。你留下了一張字條罷。練秋見他這般拒絕。事更可疑。便取出十兩重一錠銀子。遞給管門的。懇請代爲設法。那管門的道。我不是不愛銀子。實因主人嚴厲。與顧先生訂過條約。不得接見親友。萬難稍事通融。我若受賄作弊。只怕性命也保不牢呢。請相公把銀子收回。如沒有言語。書信留下。就此請便罷。練秋聽了。只得怏怏退出。到了莊外。暗想此事怪誕離奇。做人家的西席。那有不放歸家。不准見客之理。我看盧鐵庵這個人。決非正當的醫生。實是兇惡的盜賊。待我夜間飛越進莊。窺探此種的景象。如能尋獲姊丈。救援出險。那是最好。想定主意。便從這裏前莊兜到後莊。看了一看脚地。見該地

佔地約有二十畝。周圍都是高厚牆垣。前半是房屋。後半有樹木聳起。大約是個園林。却不知內中的究竟。四下裏空曠異常。並無鄰舍。看過後。仍由來時的路。回到熱鬧的區處。日已當頂。卽在一家小飯店內。用餐畢。正擬回船休息。忽想起鄭敦禮先生的住址。離此不遠。記得那年先生逝世。我隨父親前往吊奠。迄今數載。從未去過。此番旣到這裏。理當拜訪師母才是。這一來。不過偶然記憶。原屬常事。好像無甚重要。那知與下文大有關係。不然。險些兒有性命出入呢。當下離了飯店。向東南轉灣抹角。未及半里。已抵先生故廬。叩門兩下。有一老婆子出來開放。見了練秋。似曾相識。問道。來的可是隱賢村沈家小相公麼。練秋忙應道。是的。相煩稟告。說我拜訪問安。那老婆子道。小相公就此請進。我來關上了門。於是練秋跟着老婆子走入。來到草廳上。老婆子請練秋坐了。方進內房通報。朱氏聞知。卽出。練秋連忙起立行禮。叩下頭來。朱氏雙手扶住道。賢契少禮。請坐。練秋就坐一旁。先說道。弟子自先嚴去世後。未得分身到山間。

安還請師母恕罪。朱氏道：說那裏話來。前蒙令尊慨助感德不忘。後聞府上噩耗。一水相隔。我母女不能趨前也。覺深以爲歉。練秋連稱不敢。朱氏又道：我與賢契一別將近四年。竟如此成人長大了。但不知這數年中。你家景况如何。練秋就將吳家三虎霸佔漁業。父親氣死。及自己往茅山學劍。如何擊退仇人情形。詳訴了一遍。朱氏贊歎不置。問賢契今日降臨敝地。有何貴幹。練秋復將尋訪姊丈顧文燦一節。詳細說了。朱氏道：盧鐵庵家。我陪小女去看過一次。外症他的莊院甚大。圍牆甚高。房屋甚多。奴僕甚衆。防範得十分嚴密。賢契縱有本領。怎能夠闖得進去呢。練秋道：弟子奉母親之命。姊姊之托。那怕龍潭虎穴。危險萬分。今夜終須去走一遭。朱氏見他立意堅決。一股豪俠之氣。盎然於面。知難勸阻得住。却微微的笑了一笑。練秋不明朱氏的用意。只道師母笑我狂妄。不敢多說。正見老婆子送出茶來。便呷了幾口。又談了兩句別的話。心裏雖想及師妹。又未便啓齒動問。少時起身告別。朱氏只問他船的泊處。並不挽留。令

老婆子代爲送出門外。練秋也不往他處游覽。逕自回船。已是申牌過後。見那邊這號三枝桅的船開去了。他卽進艙。寬下長衣。稍事歇息。準備夜間行事。睡至天晚起來。吃過了飯。身上換穿了一套黑色夜行衣褲。足登緊統薄底快靴。干將劍斜插背間。未及初更。卽行上岸。好在此間人跡稀少。無庸顧忌。認定西北角方向。飛也似的奔來。要知今夜窺探盧莊。以及遇險情形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孤館無聊書生窺祕密 危樓高聳俠士中機關

話說這一晚是八月十四。天空雲翳全消。月光皎潔。正合着一句古詩云。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」騷人墨客。踏月夜遊。倍添興趣。獨有沈練秋心中有事。很替着姊丈顧文燦擔憂。不知現在盧莊作何究竟。爲因昨夜泊舟處。見了這個兇惡頭陀。將船中帶來的許多人口。押往盧家。分明是拐帶的窩藏處。越想越爲寒心。况日間造訪被阻。說什麼預爲訂約。不見外人。殊出常理之外。故此捏定主意。仗着自己冒險的膽量。超羣的武術。當晚前去窺探。得能天從人願。找到

了姊丈。救他出此牢籠。剖明疑竇。是不是盧醫的詭秘巢穴。幹那犯法違條的勾當。如果是的。並可上控地方官。爲民間除一隱患。豈不是一舉兩得嗎。練秋一路想。一路走。他的脚力何等快速。已到了盧莊以外。聽得裏面的更鼓。未轉二更時候尙早。且喜四圍荒野。未見行人。祇聞遠遠的犬吠聲。胆子更放大了。但前莊都是房屋。樓廳高聳。看守的人必然加多。不如從後牆而入。較爲穩妥。料想藏垢納污的魔窟。定在後面。趁早進去瞧瞧。有何不可。所以這個當兒。他卽靠近牆邊。抄將過去。我書做到這裏。不是有意放慢。賣弄什麼關子。要曉得書有次序。我說了半天的沈練秋。找訪姊丈顧文燦事。到底顧文燦這個人。如何應聘入盧家。爲甚盧家不放他回去。并不許與外人交接。這是什麼的緣故呢。我若不先行敘明。待至救出後。重行贅述。反覺得拖沓無味了。請看官們耐性。一回兒。好得補筆不長。就要回倒沈練秋身上來的。此時却說顧文燦自送岳母回村後。在家除讀書用功外。別無所事。那天忽來一人。並不相識。自稱姓

楊是洞庭東山盧鐵庵家的司帳。因主人生有二子。教讀乏人。昨聞親友道及顧先生博學高才。特命某前來相請。每年修金二百兩。今先帶得聘金百兩奉上。還望先生哂納。勿却是幸。說罷。卽從懷中取出。安放桌上。文燦聽了。素知盧鐵庵是東山有名的瘍醫。不是沒來歷的人。如此聘禮隆重。不覺搖動了心。當將聘金收受。入內告知妻房。秀姑因家中人少。生計尙寬。不願丈夫出外。文燦却以爲大好機會。棄之可惜。况此去東山相離不遠。有事便可回家。所以堅執欲行。一面關會來人。留宿一宵。一面命秀姑準備行李。到了次日。便同姓楊的上船啓行。既抵盧家。頗蒙優待。潔治書室。膳宿並佳。三日後。方與主人盧鐵庵相見。喚二子出拜。長子名國瑞。年方十三。次子名國祥。小一歲。均係庶出。生得眉清目秀。與乃父大不相同。當時行過了師生禮。鐵庵便進去了。師生同入書房。文燦見二子所讀的書。一個是禮記。一個是毛詩。雖未能過目成誦。倒也聰俊異常。故此悉心指導。不遺餘力。半年以來。已能吟詩作對。師生甚爲相得。惟

有一事美中不足。却不放先生出外閒遊。又看那二子的眉目神情。時有憂色。因問他們爲了何事。二子終不肯說出。祇有搖頭歎氣。或者是家庭間別有隱情。也未可知。駒光迅駛。時屆初冬。文燦來此已八閱月了。晚間獨宿書房。頗感寂寞。祇有飲酒觀書。藉以消遣。那夜將及初更。多吃了幾杯悶酒。微有醉意。起身走出書房。並不見那些僮僕們。信步來至二廳上。在庭心中看了一回月色。覺得寒氣侵肌。返身走入。誤進東邊一條備術中。壁上有慘淡的燈光射出。他只道此術可通後園。一逕跑將進去。轉了兩三個灣。耳邊聽得幾聲慘叫。把酒嚇醒了三分。要想縮身退回。痛哭聲又起。便立住了脚。定了一定神。肚裏尋思道。我從未到過這裏。又不像通達內房的路。嗟。明白了。大約是主人醫病的密室了。我平日聽那僮僕們說。主人是外科聖手。善能用刀開割。破腹滌腸。續筋接骨。好比古時的華陀仙師。病輕的看過。卽去。病重的留宿幾天。照此說來。這裏是他的治療所。禁止外人進去窺探的。不期今夜被我闖入。我倒要看他一

看。究竟怎樣一種形狀。想定念頭。放輕脚步。又轉一個灣。眼前明亮的燈光射出。原來盡頭處有兩扇門。可巧半開半掩。這也是鬼使神差。合該破露。文燦走到門兒半掩一邊。隱住身子。方向室內注目一看。那知不看猶可。看了之後。竟嚇得亡魂直冒。酒已全消。險些兒啊呀都喊了出來。你道爲何。他這一看。正見盧鐵庵手執一把尖刀。一個人縛住在長凳上。下身赤着兩條腿。那把刀就向他大腿上挖了一塊肉。足有飯碗口大小。這人極聲呼痛時。他卽取一包藥末。摻下。吩咐左右解縛。扛抬過去。又從靠牆地窖下提起一人。也是照樣縛定。只剝去上身衣服。又見鐵庵放下刀。取了一枝墨筆。在他左臂下畫一酒杯大的黑圈。量好尺寸。然後取刀挖下。鮮血淋漓。只消藥末一摻。血便止了。這般光景。那裏是治病。簡直是屠人。看得文燦毛骨竦然。身軀亂抖。慌忙悄悄地退出。過了幾個灣。恐怕有人走來。不當穩便。急匆匆穿透備術。到了廳上方才心神稍定。緩步回進書房。帶上了門。連衣服也不脫。登床睡下。想起目睹的慘狀。心頭尙

突突的跳個不止。如何安睡得着。待至天明即起。僮僕們進來洒掃。問先生因何起身得這般早。文燦支吾以對。少頃端入臉水茶點。勉強用畢。坐在書桌邊發呆。約過一小時。兩個學生來了。見先生面容慘白。神色倉皇。不言不語。呆若木雞。因問道。先生莫非昨夜有所見麼。文燦胆怯心虛。忙答道。沒……沒有見什麼。你……你們休……休得多疑。國瑞微笑道。先生不用相瞞。如有所見。亦屬無妨。我等感蒙師恩。自當保護先生。但有一事奉稟。此後先生不得回去了。文燦聽到這裏。不覺惱恨道。我是你父請來教讀的。不曾賣身與你家。怎說不好回去。國瑞道。先生請息怒。這也是不得已的事。當原諒我等的苦心。適纔僮僕們入告。說先生起身甚早。頓改常度。形容失色。言語顛倒。不知何故。我父便疑及先生窺破形藏。欲思加害。幸得我等在旁勸解。事遂作罷。惟令人小心防備。不准放先生出門。又不許與外人交接。這一來。還算看着師生的情分呢。文燦是個懦弱書生。至此也無可奈何。發聲歎道。如此說來。我竟失了自由。被你

們軟禁了。其實雖被我見。毫不相干。令尊何必這般的多疑多慮。國瑞道。然則先生昨夜到過東邊去的了。文燦料難隱瞞。便將酒醉誤入東備衙中。窺見種種慘狀一節。詳細說了。國瑞道。這是我父的製藥房。除去幾個幫辦親信的。誰也不能進去的。若不是先生走得快。只恐生命難保。文燦道。割取人肉。怎說是製藥。我實不解。國瑞道。我父曾得江湖異人傳授。有幾張外科的禁方。譬如一人腿上生了癰疽。只須按照部位大小。挖取他人腿上一塊肉。炙灰和藥。敷上患處。包管數日內收口全愈。臂上及他處都是一樣的。百試百驗。遠近知名。求治這種重症的。日有數起。少則百金。多則千金不等。我家遂以致富。但此等事傷天害理。犯法違條。將來難免有敗露的日子。因此我等時常憂慮。寢饋不安。文燦道。古云挖肉補瘡。不過寓言罷了。誰知竟成了實事。只是這些當作藥料的人。却從那裏買來的。國瑞道。不知詳細。聽說是拐帶來的呢。文燦道。拐帶人口。有犯王章。况將他們活剝剝的弄死。陷入慘酷地獄。若輩何辜。受此刑罰。難

道老天竟沒有眼睛的麼。一旦穿破機關。連你們也要累及。奈何。國瑞國祥聽了。掩面悲泣。文燦想了一想。撫慰道。事還無妨。幸得你等尙未成人。即使破案到官。也得原情略迹。辦理從輕。况有爲師的在旁辯護。說明此中委曲。總可保全生命。你們只管放心便了。目前杞憂無益。就是我在此間。也不知何日纔能脫却牢籠呢。師徒三人談論了一回。猶似楚囚對泣。無法可施。事屬兩難。豈易解決。仍只好照常教讀。一天一天的過去。文燦日困書房。未敢越雷池一步。愁悶時走來踱去。却沒有脫逃的方法。轉瞬到了年終。雖將二百兩脩金寄回家去。信上只准問安。不准提及他事。先由主人看過後。方許命人遞送。防範得十分嚴緊。如此又過了年餘。心已死了一半。朝夕誦白衣觀音神咒。虔誠懺悔。希圖脫此災難。這雖是個人迷信。極爲可笑。但到了山窮水盡時。往往有此無聊的舉動。卽如目今時代。那些崇信耶教的人。日事禱告贊美。就是歐美各邦也。脫不掉迷信兩字。何況中國的舊時人物呢。所以並不覺得可笑。反覺得很爲

可憐。想不到誠能感格。那夜得一夢兆。見有個白衣老婆婆。立在面前。向他說道。你且耐心候着。不久便有救星到了。用手對窗外一指。天上飛下一條白龍。伸出五指長爪。來抓文燦。這一嚇非同小可。出了一身冷汗。霎時驚醒。却巧譙樓上敲三鼓。回憶夢中所見的白衣老婆婆。莫非是南海觀音不成。他說救星將到。又指點出一條白龍。却不知白龍屬於誰人。一時難以猜測。來日也不告知兩個學生。匆匆又過了半月。將近中秋佳節。國瑞弟兄拿進四匣月餅。四疋白布。說是奉父親命。送與先生做短衫褲的。文燦接受了。擱置一旁。絕不介意。心中只記着那夜的夢兆。究不知靈也不靈。這一段顧文燦就館被困緣由。我已表明。暫且按下一邊。如今要說到沈練秋了。練秋怎樣的進莊。想看官們盼望已久。我若再耍嘮嘮叨叨的補敘。必然說我姑弄狡獪了。其實我這枝筆最喜直截痛快。比不得幾位名小說家。好用深曲的筆法。甚至隔了一二十回。方始歸到本題。東牽西扯。愈說愈遠。弄得看書的人。目迷五色。方算是高尚的佳

搆。我却沒有這個心思才力。非但不會做。并且不敢做。還覺得爽快快做下去的好。甯可被他們譏我淺陋。笑我率直。我倒不在乎此的。就說沈練秋沿着牆垣抄到後面。且喜四顧無人。不須避忌。他卽聳身一躍。飛上高頭。往下望去。近牆種有不少果木。此時柿子將熟。結果纍纍。如牛奶一般垂着。包綠帶黃。這也是本山的特種。再向前一看。並無池塘臺榭。只有西邊一座茅亭。堆着幾塊假山石。種着十幾株桂樹。花開甚密。香氣撲人。倒還有些幽雅景緻。那東半邊却是二丈多高的裏圍牆。比外圍牆約低數尺。並不啣接。與前面上房後腰牆相連。裏圍牆內都是低矮的平屋。鱗次柳比。莫辨間數。祇有一座危樓聳起。並無窗戶。又不像更鼓的樵樓。究竟是甚麼所在。令人難解。我且近前一看。再作道理。當卽用輕身法。從外圍牆躍上樹巔。飛越過去。耳邊忽聞鳴金擊柝聲。自遠而近。由西往東。他便伏着不動。待巡更的走過後。方從樹上落下平地。這裏靜悄悄。空蕩蕩。好似一片寬闊的操場。未見有人來往。放胆前行走近裏圍牆。

邊立定了脚。想了一念頭。我的來意。本擬窺探盧鐵庵的祕密。找尋姊丈的蹤跡。理當先到他上房去。他的上房。定是對面腰牆以內。這所高大的樓屋。或再在前進一層。決不會住宿矮屋中的。卽是姊丈在此教讀。職居西席。也當以禮相待。下榻書房。亦不應屈居矮屋。我又何必進此圍牆探訪呢。但舉頭一看。牆上密佈雞爪釘。任憑你有工夫的內家。能用壁虎遊牆法。也爬不上去。此釘很爲厲害。分明防人入內窺探的意思。事更犯疑。難道此中別有祕密巢穴不成。我倒先要去瞧一瞧。好得時候尙早。進去一趟也不遲。誰知這一來。竟錯了主見。不然。自後向前。找到了姊丈顧文燦。相救出外。問明根由。卽使再來破他的莊子。也不致犯着大險了。若照這樣說法。平平疲疲。有甚趣味。顯不出沈練秋的本領。況且練秋做事。一生不怕險字。他偏從險處走去。所以此刻口中吐出劍丸。白光往上一捲。將靠西牆上的雞爪釘。削折了丈餘寬闊。然後收劍跳上牆頭。看下面盡是平屋。約有三四十間。周圍連接。重重疊疊。絕少空隙。也不

見屋面上有透亮的天窗。料想底下是個黑暗的世界。就算用作堆積糧米柴草的地方。亦不甚適宜。再看到後牆有座危樓。孤零零的四無倚靠。猶如鶴立雞羣。巍然矗起。樓上並沒一個窗洞。不知造來何用。正想間。聽得隱隱有人啼哭。聲音十分淒慘。似從下面送上來的。忽然心中警悟。莫非遠方拐帶來的。人口都藏在此間麼。這一猜。竟被他猜着。他卽跳登屋面。輕輕揭去瓦片。瓦下是磚。磚下又是木板。心知防備甚嚴。將板挖開。必有聲响。只得作罷。回轉身來。看見那座危樓下。有一小小的方天井。我不如從此跳下。偷窺屋中的景象。豈不是好。旣而一想。暗說且慢。那天井中恐有機關埋伏。我還是跳上樓巔。從高處俯視爲妙。打定主意。立刻抄往後邊。兩足一蹬。騰身躍上樓頂。不料脚未立定。好像落了一個空。身子往下直沈。那裏還留得住。跌入三丈深的地底去了。不知沈練秋性命如何。是否有人來相救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脫離陷阱絕地慶逢生 施展神通老尼能捉怪

話說這座三丈多高的危樓。並不是樓。又沒有層數。從上一直通到底面。是盧鐵庵造下的。陷人機關。專防備飛簷走壁的能人。到來窺探而設。樓頂上裝有翻板。板面雕成瓦楞的樣子。只要你兩隻腳踏上去。猶似極深的陷馬坑。直落到底。非死即傷。縱有身輕如燕的工夫。未曾受創。也不能飛出三丈多高的屋頂。況且上面翻板。做得很靈活的。待人跌落後。依然蓋好不露痕跡。倘使後來的沒有看見。難免再要上當。該處機關。就是那頭陀的師兄智修想出來的。智修俗家姓范。出身綠林。後因犯案太多。官方緝捕。削髮爲僧。拜四川幻蓮和尚爲師。學得幾種邪術。善用飛鈹傷人。故此江湖上加個外號。稱爲飛鈹禪師。他有一師弟。專在各處拐賣男女小孩。叫做拍花僧。蕭智空。頭陀打扮。同住浙江天目山一個小寺院中。時常闖蕩江湖。得與盧鐵庵相識。彼此不是正道上人。兩相莫逆。言語投機。因知鐵庵行醫。禁方靈驗。就代替他在外拐帶人口。訂了密約。每名作價銀百兩。擔任送到取錢。十餘年來。都是智修親自帶上的。多少

不等。何止二三十次。那年看見鐵庵藏人的巢穴。簡單異常。不甚穩妥。便畫了一張圖樣。囑令堅築牆壁。設立機關。以防漏出風聲。外人到此窺探祕密。鐵庵深以爲然。又自出心裁。添設了幾處。并且託智修招集羽黨。揀選四個精通武藝的。做了護莊教師。防備得十分嚴緊。但此後從未出事。安安穩穩的過去。當地的人。也不知他暗中作惡。其實比強盜還要狠心些。每替人家治一重症。少則數十百兩。多則千金以外。任他一味敲詐。反贊他醫術高明。說什麼華陀再世。扁鵲重生。享了十幾年的盛名。誰知天網恢恢。惡貫總有滿盈的日子。昨夜合該破露。被沈練秋隔舟窺見。頭陀拐來的許多人。口。又因日間往訪盧家。未得與姊丈顧文燦晤面。疑上加疑。准定今宵前來探莊。如果他不留意東邊的裏圍牆。和那牆內的低矮平屋。一直向前。也沒有這回事。此刻偏教他陷入機關。這件害人圖財案。那得不破。若換了旁的人。從那三丈高的地方跌下。早已跌死無疑。不用再說了。練秋却未傷損毫末。畢竟學過劍術的人。與尋常不同。

當時飛身跳上高樓屋面。兩隻脚踏着翻板。好像踏了一個空。翻落下來。那裏還用得出虛勁。只好運足一股氣。順勢直下。能使身子不偏不倚。兩足到地。未受跌撲損傷。已非容易了。書中雖說得慢。落下何等快速。練秋脚踏實地。定了一定神。睜睛仰視。黑暗如漆。並不露一絲光線。只恨自己鹵莽。誤蹈機關。心中尙不慌亂。走過幾步。伸手向四圍一摸。都是牆壁。找不到出入的門戶。憑你有通天的手段。運劍的工夫。也不能破牆而去。仔細一想。莫非底下通着地道的麼。我且積一積力。略坐片刻。再行細細的找尋罷。原來猜想得很不錯。此間確有地道。通着前邊的矮屋。只可惜未帶火種。如何瞧得見地上的門道。就算被你暗中摸着。却不知開放的關鍵。也是枉然。這個當兒。練秋正欲起身找尋。頭往上一抬。忽見天空幾粒星。和那月的光亮。從底下黑暗處望。去好似坐井觀天一般。較爲清切。難道有人在頂上掀開翻板。往下窺看嗎。一時還想不到此人。便是救我的。因爲這裏洞庭東山上。既沒有師弟兄。又沒有武藝超羣的朋

友子然一身。孤立無助。更有誰來救我呢。所以身履險地。別無希望。只希望自已救自己罷了。正思想間。又見上面火光幾閃。往裏照射。隨後垂下一條繩子。直拖到地。纔知此人是來救我的了。却不便啓口向上動問。只用手抓住了繩。輕輕拉了幾拉。上面也提了幾提。似乎說道快些上來罷。不妨事的。但練秋心裏始終想不出此人是誰。如今事在危急。且不要管他。上去總能知道的。故此先將繩用力一拉。然後雙手抓住。攀援而上。將近到樓頂洞口處。用一倒捲珠簾勢。翻身上了屋脊。心裏還疑着師父到來相救。及至回眸注視。却是個十六七歲美麗無雙的女子。頭裏緋色絹帕。上身白緞鑲滾緋色短綢襖。腰繫湖色綉花緞帶。背插寶劍。下身紫腳管綢褲。也是緋色的。足上一雙扳尖靸鞋。站立屋脊邊。練秋在月光中一看。這女子好生面善。好似那裏會過的。正要動問。女子却先低聲開口道。沈世兄。你難道不認識小妹了麼。練秋聽他叫聲。世兄。心中豁然開朗。忙答道。我道是誰。原來就是鄭慧娘世妹。恕愚兄眼濁。一別三四

年。竟有些模糊了。但未識世妹如何得悉。愚兄有難。來此援救。倒要請教。鄭慧娘道。你到過我家。我纔知曉。這裏非講話之所。恐防有人聽得。不是頑的。天將四鼓。我們快些走罷。練秋點點頭。心想此次遇救脫險。殊出意外。只不知慧娘的本領。是從那裏學來的。我書中也須表白一番。不然。突如其來。縱說得離奇怪誕。却像是舊小說裏面。逢到無法相救的時候。就請個南海觀世音菩薩來了。陳陳相因。有甚趣味。卽不用這樣老筆法。也當敘出根由。弄來個有能爲的人。方才合理。否則糊糊塗塗的一直寫下。並不詳細表明。你想鄭慧娘一個弱女子。是鄭敦禮先生的女兒。敦禮在日。雖教過練秋等拳法。也不過略通武藝。並沒驚人的絕技。就算他自小隨父生習。亦屬平常。况先生在隱賢村教讀。足有五年。及至得病方歸。不久逝世。那時慧娘祇有十三歲。與練秋同庚。可見得武藝從未學過。到了如今。却能飛簷走壁。深入盧莊。不問可知。一定遇着過異人傳授的了。記得就是父親亡故的下半年。一日與母朱氏同在門首買菜。正

將價錢付訖。見一年近五旬的老尼姑。過來化緣。朱氏性極慈善。便與他一百個錢。作爲香金。那老尼推辭不受。朱氏問他要化甚麼。老尼道。貧尼只化一杯香茶。并有一句話。要和奶奶說。可能容我略坐片刻。朱氏道。有甚不可。請師太裏邊坐罷。於是三人一同走入。到客堂中坐下。朱氏在旁作陪。命女兒快取茶來。慧娘卽提買來的菜進去了。那老尼見堂中供着靈座。問亡故的是誰。朱氏道。便是先夫。說時。淒然下淚。老尼又道。請問奶奶府上尊姓。這位進去的是姑娘。可是令媛麼。朱氏道。老身朱氏。先夫叫鄭敦禮。是個吳縣老貢生。所生祇此一女。年方十三。閨名叫做慧娘。那老尼連稱失敬。旣而微笑道。好個慧娘兩字。話聲未絕。可巧慧娘到了裏邊。將菜放過一邊。見老婆子正燒好水。便魚了一盞碗。本山碧螺春茶。親自端出。擺在桌上。低低說聲。師太用茶。那老尼又對慧娘看了幾眼。口中稱贊道。好一位有根器的姑娘。生得好骨格兒。今日相見。可算與貧尼有緣。姑娘也請坐了。貧尼還有話說。慧娘一旁就坐後。見老尼連呷了

幾口茶。深贊此茶味美。朱氏問道。師太可是識得相麼。老尼道。略知一二。我看令媛俠骨柔腸。聰明絕頂。眉目間帶有英俊氣。將來定是個巾幗丈夫。也可做得一番事業。并能成就美滿姻緣。配一個英雄夫婿。只是到後僅享清福。得不着世俗的榮華。在常人眼裏看來。果屬美中不足。若依貧尼的目光。有如此的田園安享。伉儷和諧。歡樂到老。作事自由。豈不比富貴場中。還有趣嗎。朱氏道。得能如是。尚復何求。古云富貴浮雲。變幻無定。我素來不羨慕的。老尼道。可惜世上的人。却愛虛名虛利。誰似奶奶的心腸呢。朱氏與老尼話得投機。忽自埋怨道。我真惶恐極了。不曾請教師太法名。仙鄉何處。老尼道。貧尼俗家姓何。法名定緣。向在佘山茅庵修持。近因探望師妹。寓居洞庭西山妙香庵中。我愛該處林壑秀美。風景清幽。欲在此多住幾時。偶然到這裏來游玩。不期遇見奶奶。又見姑娘秀外慧中。骨格非凡。故此借着化緣名目。有意來打擾尊府的。朱氏歎道。我女雖蒙師太這般贊美。畢竟是個女子。將來幹得甚事。能嫁得一個規

矩的田舍郎。使我半子有靠。也就好極了。老尼定緣道。不是這樣講的。世間無論男女。只要有真實的本領。女子也可做得男子的事。况令嫖年方十三。未及嫁期。正當從師學習時代。但我有一句話不好說……朱氏道。師太請說無妨。定緣道。貧尼薄有長技。略通玄理。曾蒙高僧指授。却非左道旁門。故此不揣冒昧。欲得令嫖爲繼。到我庵中學習。不出三載。定可成功。未識奶奶肯應允否。朱氏聽了。將信將疑。一時難以作答。慧娘道。我從師太去。不知學習些甚麼來。定緣含笑問道。姑娘讀過書文。可曾見及劍仙游俠的傳記麼。慧娘道。先父遺下書籍頗多。就中有一部唐代叢書。內載神仙劍俠等事。那是我見過的。定緣道。姑娘既然見過。不須再講了。我所傳授的。就是這劍術。慧娘聽說甚喜。也不待母親應允。卽忙起身叩拜。口稱師父。願爲弟子。朱氏呆了一呆。便道。你拋撇爲娘。一人在家。叫我那裏放心得下呢。慧娘未及回答。定緣道。不妨事的。西山近在咫尺。奶奶可送我等前去。到那裏盤桓數月。如或不然。令嫖亦可常來常往。

初時雖感不便。學至一年以後。他能往返自如。更不難朝夕相見了。朱氏道。若得如此。我當送女兒去。順便游覽西山風景。還有甚不放心嗎。定緣見朱氏已允。便問何日方可動身。朱氏道。只須收拾收拾。就可以起行的。定緣道。那麼後天清早下船如何。母女一齊答應。正說之間。外面有人推門而入。朱氏見是徐家老僕。面有憂色。來至近前。便問道。徐升到來何事。你家主母可安好麼。那老僕徐升道。主母倒也安好。只是我家小主有病在床。請過幾次名醫診治。服藥終無效驗。昨晚邀陳師娘來看香頭。據他說不是鬼。是被妖精所迷。這妖精乃一女子。叫什麼馬化精。我主母聽了沒法。見那小主的病狀。和那夢中的囈語。確是有些相像。故特差老奴來見太太。商量一個辦法。請誰去降伏妖精。朱氏問道。我還沒有知曉。這場病起了多少日子了。徐升答道。起病未及兩旬。已瘦得不像樣兒。醫生們還道是癆瘵病呢。朱氏道。既被妖魔纏擾。須請高僧高道。用法制治。才是。慧娘忽攙言道。不知師父的神術。可能捉怪降妖麼。定緣道。賢

徒真好聰慧。欲試爲師的法力。倒也使得。慧娘臉上一紅。便說聲弟子不敢。朱氏道。師父如能捉妖治病。存此一脈單傳。真是極大的功德哩。定緣道。他家與尊處有親戚關係麼。朱氏道。那害病的是我的姨甥。他姓徐名子荃。年方二八。尙未聯姻。父名正邦。去世多年。我妹祇生此子。守節撫孤。迄今已將十載。家道殷富。度日尙寬。不期得此怪症。生命甚危。師父若能奏效。當不吝千金酬謝的。定緣道。貧尼是個出家人。要這許多金銀何用。若說妖怪作祟。我且與你母女同去走一遭。看是如何。朱氏見已允諾。心中歡喜。因向徐升道。合該你家相公有救。天遣這位師父今日降臨。可算巧極了。你去雇定三乘轎子。在門首伺候。待午後陪同前去。不用着急。包管不妨事的。徐升答應退出。這裏母女請師父少坐。同入內去。到房中換了一身衣服。耿耿擱擱。時交正午。老婆子已將飯菜燒好。一律淨素。計共六大碗。搬到客堂左邊一間內。擺設整齊。朱氏母女出來陪待。邀老尼過去就坐。草草吃了一頓飯。說了幾聲待慢。定緣道。只此幾樣。我

出家人已覺過分了。洗臉方畢。徐升進來稟道。轎子已經喚到。現在門前停着。朱氏吩咐徐升到後邊吃飯。又喚老婆子。魚出三碗茶來。重到客堂裏坐談了。一回。徐升自內走出。定緣及母女就此起身。上轎。帶着徐升。逕行。半小時已抵徐府門牆。徐升先進去告稟太太。少頃出來迎接。三人下了轎。跟着徐太太到內堂上。行禮敘坐。這些客套。毋煩細表。僕婦送過香茗後。朱氏姊妹彼此陳述一番。說明定緣。老尼來歷。能夠降妖治病。女兒已拜他爲師。故此特地陪伴同來。那位徐太太。雖不免疑信參半。但到了這般地位。別無話說。忙向老尼致敬道。勞定緣。略問病情。卽說相煩引進。待貧尼進房一觀。便知。於是徐太太在前。領導。同着老尼。等到側邊東書院中。這裏收拾得十分清雅。前面三間。懸掛着書畫琴棋。陳列着古董玩器。明窗淨几。庭心中。假山花木。確像個富戶人家。後面左邊。是子荃臥房。右邊有書僮伴宿。供主人使喚的。當下衆人走入。徐太太先至床前。見兒子仰面而睡。色如黃蠟一般。便低聲喚道。我兒醒來。有人到此。

看你的病了。子荃兩眼微睜。口內胡言道。好姐姐。你要喚我去。怎麼這時候還不來呢。徐太太見他不認識娘。止不住兩行淚下。回身請老尼過去看視。定緣把鼻子嗅了幾嗅。再對面部看了幾看。拉他的左手診過了脈。將身退下。開言道。確有妖氣。我們到外邊去講話罷。衆人卽刻退出。仍到內堂坐定。徐太太急問此病看來怎樣。究竟是甚麼精怪。定緣道。今日幸得到此。再遲一天。魂魄要被牠勾去了。若說此妖現尙未來。須待晚間拿住方知。朱氏道。可要什麼應用的東西。師父不妨指示。定緣道。我非尋常僧道。不用建設壇場的。徐太太聽了。因知今晚方能行事。卽吩咐僕婦們等。整備豐盛素齋。打掃住宿房間。特加優禮款待。等到上燈過後。素齋用過。定緣令胆大者不妨相隨我去觀看。餘皆在書院外聽信。其時徐太太朱氏母女及兩名男僕兩名僕婦。計共八人同往。定緣老尼當先行走。命僕人各執燈球。後面跟隨。到了東書院。叫衆人在外暫立。獨自走進後房。喚服侍的書僮避開。到床前略看一看。回身退出。知照衆人靜

默等候。約摸初更將近。陡聞一陣風響。庭前樹葉簌簌落下。有股非蘭非麝的香氣透入。定緣說聲妖精來了。果見正面長窗豁然洞開。外面走進一個年輕絕色的女子來。嚇得衆人縮做一團。獨有定緣迎將上前。喝聲孽畜。想往那裏去。貧尼在此候久了。那女子發恨道。你是出家人。敢來破俺仙姑的好事嗎。你且留下名來。定緣道。貧尼法號定緣。你問怎的。那女子惱怒道。好大胆的老尼。看仙姑的法寶來了。把櫻桃小嘴一張。噴出一股黑氣。直撲老尼面門。定緣不慌不忙。也從口中飛起一道白光。不知這妖精可曾拿住。以及慧娘學劍情由。一時不及補說完畢。只得暫停一停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業授師門願充女弟子 情關世誼相救美英雄

話說這個妖精。並非尋常畜類所化。乃是山中的魑魅。得了天地靈氣。日月精華。變幻而成。他出來迷人的時候。自說姓馬。近十年來。不知害死了多少人。比五通神還要厲害。故此當地稱爲馬化精。被迷的都是那些少年。十死七八間。

有幾個命不該絕。面貌平常的。鄉人求他饒放。用三牲祭禮相送。他也就去了。如果他愛上了這個人。一定至死方休。萬無倖免之理。那天正遇着徐子荃遊山回來。子荃年少翩翩。風流蘊藉。他便看上了。現出身形。化作迷路的美姑娘。上前兜搭。子荃驚爲絕豔。時當薄暮。留他到家。幸未被人看見。同宿在書院中。就此蒙住了一顆心。連別的念頭都想不出來。不然。同是一個人。他既不須飲食。又不被僮僕們露眼。天下甯有是理。子荃却糊裏糊塗。除與姑娘作樂外。並不計及他事。一連數日。形神喪失。臥床不起。僮僕們見此光景。問公子可是身子不適。子荃却說不出什麼。只得進去告知太太。一時慌急起來。延醫服藥。毫無一些效驗。又請女巫來看視。方說出馬化精作祟。太太更是着急。設筵祭送。也不中用。遷延幾及兩旬。那妖精因他骨髓將竭。欲於今夜攝他的精魂了。不料走進東書院長窗。見有許多人。在那裏亦不足懼。惟一老尼當住去路。不覺心頭怒起。嘴裏噴出一股黑氣。要想把這老尼噴倒。老尼定緣早作準備。不等

他黑氣到卽從口內飛起一道白光。這劍氣何等厲害。是由丹田中正氣煉成。能消種種邪氣。邪不勝正。自古云然。那妖精曉得不好。急忙運足了氣。吐出一粒火焰焰的內丹。足有核桃般大。抵禦劍丸。定緣見他有數百年功行。也不忍傷他性命。便將劍丸往下一壓。那顆紅丸似的內丹。已被白光捲住。妖精嚇得魂飛魄散。欲要收轉內丹。那裏能夠。再想支持片刻。只消內丹一落。劍光向前連平日結成的形質。一齊消滅了。沒奈何忍着痛苦。將身化作一道火光穿窗而去。從此躲入深山。不敢出來惑人。直至百年後。方又擾害民間。適值龍虎山張天師蒞蘇。命法官將他拿住。用符咒收禁瓶中。這段雖係實事。却與本書無關。不須細述。仍說老尼定緣口吐劍丸。把他的內丹壓住。正待收取。那妖精見機走了。這顆內丹唾手而得。心中大喜。斂了劍光。回身向衆人道。你們看清楚麼。這妖精雖已脫逃。未曾拿住。却喜得了他一顆內丹。可以治得公子的病了。徐太太道。師父可知是甚麼精怪。如今逃去。只怕還要來纏擾呢。定緣笑道。

他是山中魔鬼變成的。採陰補陽。故此出來迷人。現在失了內丹。變化不靈。功行頓減。還敢到人前來嗎。請太太只管放心便了。內丹在我掌中。快去救令郎要緊。當下衆人一齊進房。定緣命僕婦煎好一盞參湯。然後步至床前。看那徐子荃已似垂死的模樣。氣息奄奄。仰天而臥。目閉口張。且喜牙關尙未咬緊。便把這顆內丹納入口中。并用指頭向裏一推。說也希奇。這內丹得着人的氣息。滾下咽喉。直抵丹田。真是人身的至寶。霎時一股暖氣上通泥丸。下達三關。四肢百脈。無所不到。頓覺心地清爽。如夢方醒。口內發聲道。好睡呀好睡。兩隻手揩了一揩眼睛。睜將開來。見有許多人圍繞着。驚問道。你們怎麼都在這裏。是時定緣讓徐太太近前。叫聲兒吓你一病。將及兩旬。難道全不記得了麼。子荃想了一想。便道。孩兒記得了。那是有個……說到此間。忽然縮住了嘴。太太道。莫非有個美貌姑娘。與你纏擾。你還當他是個人。他是個害人的妖精哩。又指着老尼續說道。若非請得這位師父到來。奪取了妖精的內丹。救醒我兒。只怕

今夜就沒有命了。子荃聞言。恍然大悟。意欲起身叩謝老尼。却被定緣阻止。命取參湯過來。與他服下。積力養神。包管不出三日。便能行動如常。徐太太滿心歡喜。好像胸前放下了一塊石頭也。囑咐兒子靜心調養。一面仍喚書僮進來服侍。一面請定緣等回到內堂。用些點心。口中稱謝不止。朱氏母女益發心悅誠服。其時將近四更天氣。各歸寢室安歇。睡至黎明起身。一切瑣屑事。毋煩細說。少時老尼定緣告別。朱氏母女也要去了。徐太太挽留不住。取出黃金百兩酬謝。定緣堅執不受。只得喚三乘轎子。命徐升相送回轉鄭府。朱氏母女要緊收拾行李。轉託徐升雇定了一號大船。方始發放他回去覆命。不表。當日無事。又到來朝。定緣老尼和朱氏母女下船。行李從轎子上帶去的。當日開船後。一帆風順。午後已抵西山。上岸到妙香庵中。定緣將收徒傳藝一節。告知師妹靜緣。靜緣招接朱氏母女。免不得優禮款待。整備臥房。此間十分清靜。靜緣庵內。祇有四名徒衆。一名帶髮學藝的。姓薛小字飛瓊。是靜緣從杭州帶到此間。他

的根底。我且慢敘。此外有個老佛婆。供給使喚。鄭慧娘與母親來此庵內。定緣陪他們出外了幾次。轉瞬已逾一月。朱氏掛念家中。先自回去。這裏慧娘頗不寂寞。除師父每天教授。及自己練習外。與薛飛瓊作伴。飛瓊比他大兩歲。先到此一年有零。已學得拳脚精妙。蹤跳如飛。惟劍術尙欠純熟。時向慧娘指點一切。並無嫉妒的心腸。因此慧娘更是得益不少。可惜未及兩年。薛飛瓊學業已成。先辭師下山幹事去了。慧娘也回家過兩次。劍術大有進步。至於怎樣的學法。與前回沈練秋上茅山時大同小異。恕我不細細交代了。况做書的本非內家。也不過道聽塗說。敘些表面上話。還望看官原諒。則個。仍說慧娘聰俊異常。又經師父悉心指授。三年工夫滿足。劍術已成。那日定緣喚慧娘近前訓諭道。你來此已及三載。我也要回轉余山了。你在俗塵中尙有一段姻緣。未便隨我同往。你且回家侍奉母親去罷。慧娘道。弟子蒙師父訓誨多年。無以爲報。一旦分離。不知何日再與師尊相會。定緣道。機緣一到。便可相逢。余山近在咫尺。豈

無會面的日子。我還有一件東西贈你。說至此。起身入靜室中。取出一口寶劍。付與慧娘道。此劍名叫莫邪。爲春秋吳王時所造。雄的名干將。雌的就是他。莫邪如遇干將。便可稱得雌雄配合了。慧娘啾啾遵訓。接受了劍。回到房中。收拾些少行李。打上一個小包。裹劍插肩背。披上一件斗篷。出來拜別師父與師叔。就此離庵上船。回返東山。到家拜見母親稟述一切。朱氏大喜。自此鄭慧娘在家無事。過了兩月。那日沈練秋到來拜望師母。聞老婆子入內通報。心中一動。待母親出外招待時。他卽在屏門後暗地偷窺。見那沈練秋氣宇軒昂。儀容俊美。出言吐語。豪爽不凡。比從前到此吊孝時。大不相同。身上的衣服。雖穿得溫文爾雅。像個年少書生。却掩不住他的英雄態度。芳心裏默默欽羨。聽他在母親面前。說起茅山學劍。及擊退仇人一節。才知同是劍派中人。益深愛慕。又聽他說明此番來意。因訪顧文燦姊丈不着。今夜要去探盧家莊的內容。未免吃了一驚。暗想盧鐵庵是外科名醫。幼時到他家去看過瘡癩。他的面貌還有些

記得是像個兇狠的人家財豪富。遠勝從前。莊內房屋甚多。大小不下數百間。據老婆子的兒子說。他在盧家抬醫生的轎子。規矩極重。防範極嚴。不許無端入內。用有教師看守門戶。那些心腹莊丁。腰間都掛銅牌。進出要盤查的。如此嚴緊。難道裏面藏着祕密不成。照他這般說來。此中定有鬼祟的行爲。今夜前去偵探。一個人孤掌難鳴。倘遇不測的危險。那還了得。況他是我父的愛門生。又蒙死後資助銀兩。此恩未報。若坐視他身臨險地。於心何忍。我不相助。誰能相助。我不免今晚也去走一遭。鄭慧娘正將屏後竊聽。及自己要去幫助的意見。說了。朱氏回到內房。未及開言。慧娘就將屏後竊聽。及自己要去幫助的意見。說了一遍。朱氏道。你既有這樣胆力。我也不來攔阻。但須小心謹慎。爲是。慧娘見母親已允。到了晚餐以後。紮扮停當。帶了寶劍。離了家門。一逕飛行向前。且喜昔年來過的。還認識這條路徑。到得盧家莊門首。纔過初更。比沈練秋來得早些。他向四圍約略一看。並無人影。好在鄉間與城市不同。此刻已人靜多時了。

慧娘便從前莊而進。翻牆越脊。如履平地。脚下並沒一些聲息。跳過幾層高大的平屋。瞥見東邊跨院中燈光透起。下有人聲。立即躍向左邊。在對面牆上一伏。跟着燈光看去。果是盧鐵庵陪着一個頭陀飲酒。那頭陀灰色臉兒。怪肉橫生。猙獰可怕。簡直像個強盜。怎麼鐵庵與他結識。對酌談心。可惜聽不出他們講些什麼話。又算不得有甚祕密。看也無益。我且找尋那沈世兄要緊。當即飛身再進。跳上正面樓房高處。留神四下裏一望。蹤影全無。并且後園圍牆跟首。樹木陰濃。望不清楚。或者他從後面進來。也未可知。我且到園中瞧瞧去。主意打定。又越過了一重樓房。早看見東邊裏圍牆內有許多矮屋。靠後聳起一座危樓。不知是個甚麼所在。慧娘正想跨過腰牆。耳聞鳴金擊柝。已及二更。眼前陡見一道劍光飛起。把裏圍牆上雞爪釘掃去一段。心知沈世兄已到。忙將身子一伏。看他躍上牆頭。不明白是何用意。少頃跳登下面矮屋。摸索了一回。忽地像燕子般飛上那座危樓。尙未看清他兩足立定。那屋面往下一翻。一個人

便不見了。嚇得慧娘芳心亂撞。險些兒喊聲阿呀。再看屋面依然如故。分明上邊裝着翻板機關。跌了下去。性命恐將難保。這一急非同小可。慌忙躡越腰牆。落下園中平地。瞥見牆角邊有砍下的樹枝木植一大堆。並有管園的繩索等物。正好借他一用。便順手取了一圈繩子。一根五六尺長的粗樹枝。走到後面裏圍牆邊。也吐口中劍丸。削去釘刺。一躍登牆。接一接脚。看樓頂高出牆頭。不滿一丈。上去雖甚容易。却須要格外當心。先將繩子理開。一頭輕輕向上甩去。套住樓角。用力一抽。已挽得牢緊的了。然後腋下挾住那根樹枝。緣繩而上。到得屋簷邊。一手抓住了繩。一手將樹枝放上屋面向下一點。却是好好的瓦片。方知機關在前面。放大了胆。縱身登屋。左手仍帶住繩子。就算踏着翻板。也跌不下了。計劃得十分妥當。右手提起樹枝。慢慢的跨過屋脊。低頭細看。果然不是瓦片。顯出一絲隙縫。離屋脊祇有尺許。便將樹枝一點。這塊板往下直沉。有六七尺見方大小。中間一根鉄梗。是翻板的關鍵。非常靈活。兩邊都踏不得一

踏卽墜。不留片刻。而且墜後自能翻起。遠望不露破綻。能使後來者再行上當。此刻慧娘就把樹枝撐住翻板。不令倒轉。方將左手繩子放下。猶恐練秋不知有人相救。再從懷中取出一件頑意兒。叫做千里火。是一個小鐵筒。只消扳動外面的機件。碰着裏邊的瑪瑙金鋼石。便能放出火光來。好像目今電筒一般。向下四照。雖瞧不出什麼。却見那條繩子搖動了。忙將千里火藏好。雙手抓住繩子。用力一扯。曉得下面也在那裏用力。自能揉升而上。不勞我提挈的。雙睛注視着洞口。不多一回工夫。沈練秋已經上來。這段情節。我把鄭慧娘一方面。總算完完全全表白清楚了。如今練秋認識了慧娘。略談數語。聲浪極低。雖喜下面無人。却也不便多說。當將繩子提起。拋下樹枝。翻板依然蓋好。不留痕跡。又去了樓角上一頭繩。二人方從後面跳下。脚踏平地。走不上幾步路。聽那邊鳴金擊柝聲。已轉四更。一道燈光自遠而來。急卽躲入果樹林中。免得打草驚蛇。反爲不美。少時敲更的過去。始從後圍牆躍出。離着盧莊稍遠。沈練秋方向

慧娘稱謝道。今夜若非世妹前來相救。定遭不測。實使愚兄感激不盡。慧娘道。兄說那裏話來。你看夜色將闌。請兄回船去罷。有話明日再談。小妹在寒舍恭候。練秋應了一聲。是走到分路處。方別。不言慧娘歸家稟母。單說練秋回船安歇。將及五更。心想慧娘有此絕技。未知他的劍術如何。胡思了一回。方才睡熟。直至辰刻方醒。上岸到茶肆中小坐。洗過了臉。吃了些點心。見對面一家香燭鋪。擺着不少大小香斗。記得今日便是中秋佳節。恐晚上難以行事。我且見了世妹。再作計較。當下會了茶鈔。逕到鄭家叩門入內。見了師母朱氏。世妹慧娘。行過常禮坐下。老婆子送罷了茶。朱氏先說道。賢契昨夜受驚了。練秋道。門生鹵莽。致有此失。身落陷阱。幸未損傷。自知出險爲難。忽蒙世妹來救。我殊出意外。感愧交并。但未識世妹的武技。是從那裏學來的。乞道其詳。朱氏將前情細說了一遍。練秋道。原來世妹拜定緣老尼爲師。一定劍術高明的了。我曾聞李師尊道及。他在佘山修煉。固屬一派的劍術。怪不得世妹學成這般的好身手。

可喜可喜。慧娘道：承兄過譽，益使小妹汗顏了。彼此敘談了幾句閒話，方說到正文上去。練秋道：今宵正值中秋，俗例焚燒香斗，齋獻月宮，夜深方睡，只怕那邊去不得了。朱氏道：中秋佳節，有一夜不睡的，去也無益。今日我家備有粗肴，賢契如不嫌簡慢，早晚在此便飯罷。就是住宿一宵，也不妨，免得舟中寂寞。練秋道：怎好打攪尊府。朱氏道：這有什麼。左邊房間空着，儘可住得呢。練秋唯唯答應。慧娘忽問道：小妹有一事不明，昨夜兄不進前莊，找尋令姊丈，反從後園而入，窺探東牆內矮屋，却是爲何。練秋即將前晚舟中所見一一詳述。慧娘道：據此說來，定有秘密，瞞蔽外人。世兄疑得極是。這是惡頭陀。我在東跨院屋上窺見的。他正與盧鐵庵飲酒談話呢。練秋道：此後進探盧莊，依世妹的意見如何。慧娘道：今日中秋不必說，到了明晚，你先去尋覓令姊丈，得能救出最妙。他是個念書的文人，倘有甚風吹草動，豈不要嚇死他嗎。況且還有一說：他在裏面已久，雖是教讀先生，或已窺破內容，因此不放他回去的。我們若遇見了他。

以後行事便容易了。練秋連聲稱善。兩下裏計議停當。不知二次進盧莊。可能將顧文燦救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節賞中秋新詩工唱和 歡聯良夜寶劍會雄雌

話說沈練秋與鄭慧娘計議了一回。時已正午。朱氏起身入內。幫同老婆子搬出酒肴。殷勤款待。請練秋上坐。母女左右相陪。練秋因有心事不敢多飲。又恐醉後忘形。失了禮數。所以略飲幾杯。託言量窄。祇與慧娘論文講武。頗覺有興。並談些經過事實。提及湖中得劍情形。較爲詳盡。慧娘聞他說出劍名。叫什麼干將。一時觸動芳心。想起師父臨別贈劍的訓話。莫邪如遇干將。可稱是雌雄配合。難道我與他有姻緣之分麼。心裏這般想。臉上不覺一紅。因說道。兄的干將劍。乞賜一觀。未識今日可曾帶來。練秋道。現帶身旁。只可惜莫邪劍尙未出世。致令干將單獨無偶呢。說罷。將劍取出。遞將過來。慧娘接劍在手。看那劍鞘是新製的。長短與莫邪彷彿。劍靶上有金絲篆文。筆畫奇古。確是干將二字。拔

出鞘來。寒光射目。冷氣侵肌。真個吹毫斷髮。削鐵如泥的寶物。稱贊道。此劍世所罕有。爲兄所獲。堪稱物得其主了。小妹那裏也有一劍。兩相比較。竊歎弗如。練秋道。世妹有劍。定非凡品。不知是何名色。慧娘被他一問。忽然紅暈桃腮。口裏未便說出。略頓一頓。始答道。這口寶劍。是師父贈與我的。我也不知其名。練秋見他這般光景。內中必有緣故。大約要試試我的目光。可能識得此劍。我也不便說破。隨口應道。既是令師所贈。決非無名頑鐵。請世妹取出以供眼福。只是愚兄目力平常。不識此劍。休要見笑。慧娘道。那有笑兄之理。待小妹去取來。朱氏道。你們只管論劍。酒要冷了。且待飯後去取劍罷。慧娘方把干將劍遞還練秋。又敬了一杯酒。練秋飲畢。便說酒已盡量。老實要吃飯了。朱氏亦不相強。卽喚老婆子取飯。各吃了兩碗。起身散坐。老婆子端出臉水香茗。收拾席上杯盤。忙亂了一回。慧娘已退入內房去了。朱氏却陪着練秋吃茶談話。少頃。慧娘攜劍出。擺在桌上。含笑說道。世兄試觀此劍如何。練秋一眼看去。早注意到劍

靴上也有嵌成篆文字樣。與自己的有些相像。卽忙近前注視。分明銀絲鏤出莫邪兩字。驚訝道。這是莫邪劍。世妹如何不識。與我干將。真乃一對兒。說至此。自知失言。偷眼看慧娘面色。並沒怒容。祇加上一層胭脂薄暈。復有意無意的說道。不期兩劍相逢。實是一樁巧事。慧娘佯作不解道。世兄旣識此劍。未知與干將比較。究屬誰高誰下。練秋道。祇有雌雄之別。並無高下可分。朱氏在旁聽了。笑道。這就叫做無獨有偶了。練秋聞師母話裏有因。暗自喜悅。將莫邪出鞘看過後。交還慧娘收藏。朱氏又道。你們練了劍術。我却從未見過。今日趁此中秋佳節。晚上何不比試一回。練秋道。師母旣有此興。待今夜月明如晝時。當與世妹比試劍術便了。三人談談講講。不知不覺。天色已晚。朱氏先將房間鋪設好了。上燈以後。又幫同老婆子。端出酒菜來。母女仍陪練秋入席。練秋興致漸高。比日間多飲了幾杯。飲至月上東山。方始吃過了飯。撤去殘肴。將桌子移近窗口。母女端整齋獻月宮。陳列應時各種果品。點好香燭。又將香斗供在窗前。

慧娘盈盈展拜畢。仰望天空。早升起一輪明月。萬里無雲。十分皎潔。不覺動了詩興。有意要試試練秋的文才。因對月宮占一絕道。

當空皓月影迢迢。

風送天香世上飄。

未必嫦娥甘寂寞。

中秋度此可憐宵。

練秋聽慧娘吟詩一首。早知他的用意。便道。世妹欵唾珠玉。具有仙才。令人欽佩。愚兄不敏。謹以奉和。句法粗疏。幸勿見哂也。吟道。

青天碧海夜迢迢。

桂子香從月下飄。

誰說春宵金一刻。

還須珍重此秋宵。

吟畢。又說慚愧慚愧。慧娘見他步韻敏捷。足證文武全才。忙道。小妹無知妄作。反蒙賜和。正所謂拋磚引玉了。二人一笑而罷。朱氏道。我想看你們舞劍。偏在那裏吟詩唱和。莫非欺我不懂麼。慧娘笑道。女兒胡亂做了幾句。與世兄的比較起來。真覺得出醜了。朱氏道。如此。還是比劍罷。慧娘答應。卽同練秋卸去外。

衣各拔寶劍在手。步至庭心。慧娘請練秋先舞。練秋也不客氣。舞了一路太極劍。劍光閃爍。上下翻飛。舞到後來。渾如一團瑞雪。不見了人影。煞是好看。少頃舞畢。慧娘舞了一套八仙劍。門路分明。身軀靈活。忽進忽退。不疾不徐。猶似初寫蘭亭。恰到好處。舞罷收劍。練秋忍不住喝了一聲采。朱氏道。你們舞的劍。果然是好。可惜我是門外。祇覺得眼花撩亂罷了。慧娘笑了一笑。又與練秋對舞比試。你來我往。左盤右旋。一個如蜻蜓點水。一個似蝴蝶穿花。互相搏擊。音韻鏗鏘。兩下競爭。光芒冷峭。令人觸目驚心。不寒而慄。朱氏喚令停手。二人便戛然中止。分列東西。慧娘含笑問道。母親爲甚叫我們停止呢。朱氏道。你們這般狠鬪。劍光只在身上飛舞。豈不把我嚇壞了麼。慧娘道。原來如此。我們變個戲法兒。頑頑罷。練秋道。敢是彼此飛劍不成。慧娘點點頭。轉向母親道。舞劍雖好。不過尋常練就的手法。無甚希奇。如今看我等飛劍。請母親放大了胆。毋用擔憂。只當把戲看就是了。朱氏道。我但聽你口中講過。從未目覩。正要見識見識。

究屬是怎樣的。練秋道。今夜月色倍明。得與世妹比劍爭輝。可稱美滿的幸事。只是劍發時殺氣太盛。請師母站立得進些。朱氏聽了。忙移步退至窗邊。又聽得各道一聲請。慧娘口吐一道白光。透起空際。勢若長虹。那邊練秋也發出同樣的白光。一道色如銀練。兩條光天矯不定。對頭迎合。又好像駕了一條天橋。晶瑩耀目。更照着天上明朗的月光。致使朱氏不能逼視。祇覺一股冷氣。毛髮竦然。原非元宵節火樹銀花可比。鬪了好一回工夫。方各收了劍光。走將過來。那時朱氏看得呆了。還立着不動。慧娘問道。母親可好看麼。朱氏用手將雙目一揩。回答道。好雖是好。單差看得眼花心蕩。你且攙我進去。定定神罷。慧娘卽扶母入內坐下。練秋也跟了進來。藏劍披衣畢。問師母可曾受驚了麼。朱氏搖頭。頓了一頓。方說道。你們休笑。我少見多怪。其實仔細想來。這種殺人的利器。很是可怕哩。練秋道。師母說得是。所以我下山時候。師父也訓戒我不可妄用呢。朱氏道。這是當然的。回頭吩咐慧娘入內。叫老婆子送點心出來。慧娘應

命而入。這裏朱氏心內安排已定。因女兒回家後。道及師父贈劍一節。說什麼莫邪如遇干將。便可稱雌雄配合。分明是個啞謎。今既與干將相遇。足見前緣已定。因向練秋問道。賢契文精武熟。不愧爲年少英雄。未識令尊在日。可曾與你訂定婚姻麼。練秋聞知話裏有因。便道。不幸先父見背。門生年方十三。故爾尙未聯姻。後因報仇心切。學劍從師。遂將此事耽擱下來了。况門生抱有素志。世無淑女。不願好逑。師母幸勿笑我狂妄。朱氏道。我今將女兒許配與你。雖比不得詩中的淑女。未識你君子可願好逑麼。練秋道。承加青盼。允結絲蘿。敢不遵命。惟須稟告母親。才是。朱氏道。一言爲定。待你告知令堂。再議行聘便了。練秋忙起身。近前道。如此。請岳母大人上坐。容小婿一拜說罷。推金山。倒玉柱。叩了四個頭。朱氏道。賢婿起來。請坐了。這個當兒。慧娘正從屏後轉出。見練秋行禮方畢。取起干將劍。呈上道。小婿身無長物。權以此劍爲聘。可使得否。朱氏雙手接受。回顧慧娘道。爲娘作主。已將你的終身。允給沈郎。你將此劍收下。可把

莫邪劍交換了罷。慧娘聽了。私心竊喜。粉面含羞。自將莫邪劍遞與練秋。干將佩在腰間。朱氏道。以後不必拘束。仍以哥哥妹妹相稱。練秋先應了一聲。是。復進言道。迎娶當以三年爲期。因小婿尙有大仇未報。欲往他處一行。還望岳母原諒。朱氏道。莫非爲着吳家三虎未曾授首不成。練秋道。不是的。小婿別有隱情。便將師父告知他的家世。以及生母遇盜亡身。自己墜水遇救各節。詳述了一遍。并有金鎖片爲證。故此更名爲練秋。也是不忘根本的意思。朱氏點頭道。原來如此。倘有用小女處。亦可相助爲理。若說團圓花燭。就是遲些也不妨。話至此。老婆子端出一盤點心來。是糖燒芋艿。栗子白果蓮心粥兩樣。三人吃畢。收過時。已四更。香斗已成灰燼。便把元寶彩緞燒化。撤去桌上齋供。各自歸房安睡。來日清晨起身。朱氏正陪着練秋用過點膳。姨甥徐子荃來了。子荃自從吃了妖精的內丹後。非但病體全愈。而且身材雄壯。膂力勝人。因此拜投本山的一位老教師。叫做鎮東山的劉元標。學習拳棒弓馬。去年進了一名武秀才。

想起來歲南京鄉試。自問力量不足。尙須從師習練。前天聞得友人道及杭州。有一天台和尚。法名叫靜遠。精通少林拳法。意欲負笈相從。故此來見姨母。辭行。擇定後日雇舟前往。當下見了朱氏。行禮坐定。因與練秋初次會面。免不得幾句仰慕的套話。叙過之後。方始說明來意。明日將赴杭州。從師習藝。朱氏笑道。想不到賢甥吞下內丹。有這般的功效。練秋也聽得慧娘講過此事。又見他頗有英雄氣概。敘談了一回。話甚投機。少頃慧娘出見。聞知表兄將赴杭州。便道。奴有一師叔的女弟子。名叫薛飛瓊的。去年往杭州幹事。不知今在何處。相煩表兄留心訪問。徐子荃道。沒頭沒腦。恐怕訪問不出呢。慧娘道。飛瓊本是杭州人。他的父親叫薛正揚。販綢緞爲業。家居鄉間。母梅氏早故。與一當地惡霸有仇。被他買盜攀賊。陷入囹圄。不久身死。冤沉海底。剩下飛瓊一弱女。那惡霸又命人來劫搶。幸遇靜緣老尼相救。帶回西山庵中。傳授劍術。學成返杭。定爲報仇起見。此事若已發作。當有人知道的。故託表兄順便一訪。罷了。子荃道。可

曉得惡霸叫甚姓名。慧娘道：據說姓曹名廷豹，混號人稱探花浪子，是總鎮的兒子。所以這般的仗勢欺人呢。子荃點點頭，也不再問，便起身告辭而去。暫且丟開，仍說當日下午。沈練秋回到自己舟中，囑咐了幾句話，仍至鄭家。待至晚餐過後，沈練秋和鄭慧娘紮扮舒齊，依着前晚議定的計劃。初更時分，雙雙出發。不消片刻，又到盧家莊外。慧娘因不認識顧文燦，所以跟着練秋。仍從前莊躍入一處一處的探望，十分留意，不敢疏忽。見下巡邏看護的人，倒也不少。有敲着梆籬來往的，有執着刀棒行走的，有坐着談話說笑把守門戶的。大約都是值夜的莊丁。足見他防範甚嚴，不像尋常醫生的住宅。二人飛越至第三進，乃是高大的正廳。東西各有書院。前夜慧娘到過東邊，看見盧鐵庵同一頭陀在此飲酒的。今宵燈火不明，祇有幾個看守的人在那裏打磕睡。再到西邊一看，有二人坐在裏面閒談，好像教師模樣。兩旁站着七八個精壯少年。練秋和慧娘無心細看，即從這裏翻入。可巧就是二廳側邊的西書房。猛聽得下面發

聲長歎。你道歎氣的是那一個。任憑做書的不說出來。看官們也都知道。今晚顧文燦尙未安睡。思家倍切。想起前番夢境。至今迄無應驗。難道我姓顧的終身結果。就在此地麼。越想越恨。越恨越苦。恨只恨陷身魔窟。苦只苦妻子無依。你看中秋已過。明月尙圓。獨有我無團圓的希望。徒縈夢想。難脫牢籠。故此推窗望月。不禁長歎了幾聲。這一歎。早驚動了上邊的沈練秋。兩眼往下注視。正見文燦仰天望月。面部看得清清楚楚。暗說還好還好。姊丈被我找着了。回頭向慧娘做了個手勢。兩足一點。如落葉般飄然到地。走近窗前。倒把顧生嚇了一跳。開口不得。練秋低聲安慰道。姊丈勿驚。小弟來救你了。文燦定睛一看。見是沈家內弟。不覺轉驚爲喜道。你怎知愚兄被困在此呢。練秋道。說也話長。到外面去再講罷。文燦道。敢是你一人來的麼。練秋道。還有個師妹在上面接應。你這裏如有繩子最好。不然我馱你出去。覺得費力些。此時顧文燦災星將脫。福至心靈。一眼看見旁邊兩匹白布。便道繩子却沒有。這匹布可用得嗎。練

秋道用用得。快些隨我來。當卽拿了白布兩匹。來至天井中間。文燦也不取甚麼。跟到外面。練秋將布散開。兩匹接成一匹。一頭縛在文燦腰間。一頭抓在手中。聳身上屋。有慧娘從旁幫忙。頃刻將文燦提起。扶定身子。又恐瓦上有聲響。驚動了下面的人。故把他伏在練秋背上。就用布絡住兩股。布嫌太長。割去了一段。已經足夠了。練秋挺起身子。暗示手勢。便向西邊跳去。慧娘在後保護。越過側首幾處平屋。已近圍牆。相離約丈許。練秋用盡平生工力。一躍登牆。居高臨下。足有三丈光景。嚇得背上的文燦不敢俯視。閉上兩眼。祇覺着身子略略一頓。睜眼偷看。已在平地。前邊都是荒野的稻田。慧娘也跼立旁側。暗暗驚羨不置。聽那練秋低聲說道。這裏不便講話。我們從後牆邊兜過去罷。慧娘點頭應是。於是二人護着文燦。拔步飛行。如風送殘雲般快速。已離盧莊二里許。將近市街。練秋方把文燦放下。揀一隱僻處坐定。動問姊丈久不歸家的緣故。文燦先向慧娘致謝。然後將那晚無心窺破秘密情由。詳細說了一遍。練秋道。

如此說來。他的秘密藏人的魔窟。定在二廳東邊後面。這一條備術。直達到底。可通裏圍牆內這些矮屋的了。我前次來時。早已料及。只不知下面怎生進去。今聽姊丈的話。灼然如見。但此中必多機關。恐不容易入內窺探呢。慧娘接嘴道。想不到世上有這樣的怪醫生。幹那傷天害理的惡事。若不早除。爲害更大。據奴意見。此刻未及三更。你送令姊丈下船。待奴再去探他一探。練秋忙道。小心機關要緊。慧娘道。我有寶劍。別的不怕。只防着翻板陷阱就是了。練秋欲要阻止。見慧娘迫不及待。飛也似的走了。急急向文燦道。時間局促。我仍背馱你走罷。這話不待答應。心急慌忙。馱起文燦。卽行。不知練秋一面回船。慧娘一面可曾探得盧莊秘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美人探魔窟飛鉞成灰 軍隊破盧莊怪醫受縛

話說鄭慧娘別了練秋。返身回至盧莊。卽從東邊圍牆而進。可巧在高樓與矮屋毗連處。內外牆隔開丈餘。一躍過去。毫不費力。俯視矮屋。並無空隙。惟後面

危樓前有一小方天井。料想是陷阱機關。下去不得。不如按照顧生之言。從二廳東邊進去。爲是。所以不再細看。向前越過兩進樓房。到了高的平屋上。仔細認了一認。果然是大廳背後的二廳。正面垂花門緊閉。有二人坐着打磕睡。是近時派來看守。防着這位顧先生去窺探的。既然如此。什麼不把這頭門關上了呢。爲因此處是心腹人出入的便道。備術極深。而且到底有三個曲尺灣。方達盡頭。該處有門。晝夜關閉。即使被外人闖入。也只道是通後園的門戶。誰知那夜顧生醉後誤入時。適逢盧鐵庵進內取藥。未將門兒關上。這乃是天數使然。合該破露。次日雖經鐵庵覺察。却未目覩顧生至此。所以顧生僅犯嫌疑。免遭殺害。只加派幾人嚴行防範罷了。我把此意表明。仍說慧娘在二廳屋上看得明白。手掣新交換的干將劍。翩然而下。絕無聲息。不曾驚醒那磕睡的人。急閃身進二廳。認定東備術走入。壁上雖有油燈。却因時過三更。光甚黯淡。一步一步的向前。脚下留神着翻板。進行頗緩。走不到一半。突然聽得前面脚步聲。

起。急忙側身向壁上一靠。好得前後兩盞燈。慘綠失明。光線不遠。因此倚牆躲過。待那人走近身來。手起明晃晃冷颼颼的寶劍。在他臉上只一閃。禁止聲張。嚇得那人亡魂直冒。舉手亂搖。慧娘何等敏疾。抽他身上。一條帶子。縛住手足。又割下一隻衣角。堵住了嘴。提過一旁。然後再向前行。拐過兩灣。隱隱聽得呼號慘痛聲。旋起旋止。心知魔窟將近。隨灣轉入。已達術底。此處稍覺開闊。對面雙門緊閉。正想就近竊聽。忽聞門鈴一響。呀然洞闢。明亮的燈光射出。這一剎那間。瞥見活地獄中。走出一個灰色臉的兇惡頭陀。慧娘正當其衝。欲避不得。早被頭陀看見。叫聲有好細。指頭在門旁一按。上面落下一個鋼絲網罩。將慧娘罩住。慧娘並不開口。便起這口干將劍。把劍尖穿入網眼。住下用力一割。應手而闕。又向左右兩揮。鋼絲寸斷。身子即從網罩中跳出。那頭陀見這女子毀壞機關。連忙一手扳動消息。升起破罩。一手拔出短柄鐵鎚。踏步上前。喝叫女賊往那裏走。慧娘雖脫了險。却看那頭陀面目猙獰。傢伙沉重。必然蠻力甚大。

這裏地方狹窄。轉身不便。難以施展。故此並不交手。疾忙退出。頭陀隨後追趕。不防地上有人細着。絆了一交。筋斗爬起身來。再追。略遲了一步。慧娘已至廳上。待頭陀奔出。劈頭就是一劍。還虧頭陀留意。舉鎚擊開。還手轟來。慧娘不欲與他蠻鬪。使用劍招架。借着他鎚上的力。乘勢躍出。已至庭心。早驚動了垂花門下看守的二人。執棍來打。慧娘飛舞手中劍。騰身跳上了垂花門。扳起幾張瓦片。往下打去。正打在執棍的兩個頭上。二人抱頭就走。都說厲害厲害。往後報信去了。頭陀聞聲奔出。見女子已上牆頭。自知身軀太笨。跳躍不靈。追去反要吃虧。不如用寶物傷他。便探手衣袋中。取出師兄與他的一面飛鉞。往上祭起。變作磨盤大小。金光閃閃。逕向慧娘當頭飛下。慧娘見頭陀有妖法。瞧不出是甚麼東西。那敢怠慢。急吐出口中劍丸。一條銀練般白光。抵住金光。一上一下。一進一退。伸縮不定。勝負未分。正鬪到酣時。四下裏人聲鼎沸。敲動亂鑼。那些看莊教習。護院家丁。各執刀槍棍棒。都來吶喊助威。捉拿奸細。爭先趕到。約

有五六十人。及至仰望天空。見金光與白光賭鬪。眼花撩亂。一齊都看呆了。這
個當兒。後面又沖起第二道白光。勢更猛烈。卽聽得嚟嚟一聲响亮。金光四
散。如雨點般紛紛墜下。分明這一面飛鉞。已被劍光擊得粉碎。化作飛灰了。要
知第二道劍光。是沈練秋發來的。怎麼這般的快速呢。原來練秋見慧娘又入
盧莊。一時阻止不住。深恐他孤身蹈險。着了道兒。急忙背馱着姊丈顧文燦奔
走。免得耽誤了時刻。未及船邊。早遇着自己船上的兩名水手。本是他日間吩
咐在此等候的。便將文燦放落。囑令水手們陪顧相公下船。自己立刻反身飛
行。恨不得一步跨到。與慧娘一同入探。無如往返需時。憑你怎樣的神速。終相
差了一刻工夫。及至趕到盧莊。更樓上已敲三鼓。他也從東圍牆而進。舉目四
望。不見慧娘蹤影。大約他依着我姊丈的言語。從下面進探。我且翻到前廳。再
作理會。想定主意。剛跳過一重高樓。陡聞人聲鑼聲紛然並起。曉得事已發作。
慧娘被他們困住了。眼前又見閃閃爍爍的金光。底下有白光透起。兩道光攪

在一團分明在那裏決鬪。暗說還好。趕緊飛躍上前。到了前樓屋脊邊。早看見慧娘身立牆頭。飛劍抵住那道金光。未分高下。他卽口吐劍丸相助。白光如長虹般飛去。沖進這道金光中。又好比雙龍入海。那飛鉞雖是精銅所鍊。用妖法符咒催成。究不敵精氣煉就的劍丸。一劍尙可撐持。如何敵得二劍。所以被雙丸一擊。沖散金光。碎成數百片。紛紛墜下。頭陀見破了法。嚇得魂胆皆消。大叫不好了。轉身就走。上面慧娘知練秋已到。把那妖術破了。心中大喜。却不願妄開殺戒。故而劍光並不下射。只在天井中左右盤旋。這一股冷氣。逼得衆人毛骨竦然。齊向廳上躲避去了。此時練秋先收了劍。早從高樓上跳將過來。與慧娘相見。慧娘嚇退了衆人。也將劍丸收了。叫聲哥哥。我們快回去罷。練秋不說別話。便同慧娘躡房越脊。從東邊出了盧莊。直走到街市相近。方才立定。說道。妹妹請先回府。愚兄還須到船上囑咐一聲。去去就來。說罷兩下分路而行。單說練秋回至船中。便託姊丈赴蘇報官。速來圍捕。免被免脫。我在鄭家等候信。

息。一俟官兵到此。自當協力相助便了。顧文燦道。如此。不待天明。立即開船。你道如何。練秋連聲稱妙。又向水手吩咐了幾句。就此上岸回鄭家安歇。不表。這裏解纜開舟。趕奔蘇城報告。託吳縣書吏盛麟書上稟縣尊。請即發兵捕捉兇人。我也毋煩細敘。只說盧家莊上鬧了奸細。待至天明後。方知不見了西席顧文燦。盧鐵庵深抱不安。因與頭陀蕭智空商議道。救出顧文燦。不打緊。只怕他告到當官。宣布我的秘密。這便怎處。智空道。如沒證據。被他拿住。諒他也不敢告發的。鐵庵道。話雖如此。不可不防。智空道。照先生這般說。難道避走江湖不成。鐵庵躊躇道。我在此行道多年。立下根基。非輕容易。一旦拋棄。遠避他方。心實有所不忍。須另想個萬全之策。才是。智空道。這有何難。俺想現在做官的人。那一個不貪金錢。只須多備銀子。賄通縣官。那事便不認真辦理了。鐵庵點頭道。這話說得是。便吩咐莊丁快請賬房楊師爺來。這位姓楊的。名叫慕陶。就是先前聘請顧文燦的。聞喚進見。鐵庵素知他辦事精細。囑令多帶金銀。速往蘇

城打幹。探聽衙門中消息。是凶是吉。快來回報。以便早定行止。楊慕陶道。我有一個姓王的朋友。認識縣中刑幕張師爺。託他進去運動。諒可保得無事。鐵庵道。如此甚好。得能辦妥。日後自有重酬。楊慕陶應命退出。籌集金銀。約計千兩。藏入行李箱中。午後下船啓行。誰知趕到蘇城。偏偏不巧。耽延了一日。方與姓王的相遇。託他去見張師爺。怎奈事已不及。無可挽回。知縣已稟告上司。發兵捕捉。昨天已有命令下去了。楊慕陶得着這個信息。惶急萬分。恨不得插翅回去報告。好教他遠遁高飛。雖明知無益。終須聊盡人事。所以當日買棹即歸。纔出太湖。正見無數兵船進口。曉得不妙。又未便向他們打聽。空自着急了一回。及至到得山上。便知盧鐵庵已被官兵捉去。家產查封。他即帶着銀子。往別處安身立命去了。我算一言表過。回頭再說。顧文燦別了沈練秋。連夜起程。到了蘇城。託盛麟書寫了狀詞。密稟吳縣知縣方公。方公見事關重大。立即轉告府尊。會同臬撫憲。撫憲大怒。下了一道密令。着太湖水師營帶同告發人顧文

燦前去圍捕。解省聽審。此令一下。知縣方公回衙。便命盛麟書陪同顧文燦到水師營中。見了統領。那統領姓蔡名天慶。現官督標都司兼統太湖水師。兵有兩營。船有大小數百號。早接得撫憲命令。當卽點兵五百。分載五十隻舟船。蔡統領與盛麟書顧文燦另坐一號大舟。督隊前往。嚴守秘密。傍晚已抵洞庭東山。顧文燦請命上岸。來至鄭家送信。沈練秋得悉官兵已到。頗爲迅速。問及自己的原船現在何處。文燦道。他也跟着兵船同來的。仍歇在那邊僻靜處。練秋點點頭。正欲入內通知鄭慧娘。慧娘走向外來。與文燦相見。行過了禮。聽練秋告知此事。便道。哥哥請先去。小妹當於二鼓後。到盧莊會齊。便了。練秋道。多蒙賢妹助力。愚兄可要走了。說罷。將身上繫束整齊。腰插莫邪劍。披上斗篷。便與姊丈告別。先行。匆匆跑到。大船上。當由文燦引領入艙。見了統領。抱拳行禮。蔡統領以賓客相待。賜坐一旁。詳詢盧醫惡跡。練秋據實稟告。並請今晚前去拿捉。免得聞風漏網。蔡統領也以爲然。當下用過酒飯。已有初更時分。傳下令去。

齊集五百官兵上岸。陸續出發。至盧家莊左近會合。沈練秋顧文燦盛麟書跟隨蔡統領同行。因恐有人知風報信。改從小路向前。那消兩刻工夫。已抵盧家莊外。蔡統領一聲暗號。將官兵分作五隊。圍住前後左右四處莊門。自與沈練秋等進攻前莊。沈練秋道。大老爺且在外面等候。待俺先進莊去。開放莊門。免勞攻打。說畢。騰身一躍。飛越圍牆而進。不一回。早將管門莊丁制伏。把正中頭門二門一齊開了。蔡統領率兵一隊蜂擁而入。逢人便捉。直至大廳天井中。裏面盧鐵庵早已得信。真如迅雷不及掩耳。嚇得舉家大小啼啼哭哭。奔走無門。畢竟頭陀蕭智空是強盜出身。心雄胆壯。忙向鐵庵安慰道。你不要慌。暫躲在後園門首待咱出去殺他一陣。如能退得官兵。最妙。倘若抵擋不住。咱當來保你出險便了。嘴裏說着。隨手提一根鑲鐵禪杖。跳向外來。招集四名教師。五六十個莊丁。各執刀棒走出。正到大廳上面。見官兵擁入庭心。那頭陀公然不懼。吼叫道。那裏來的強人。敢犯我莊。可知咱佛爺的利害。話聲未了。連人帶杖。如

旋風般自內躍出。却被他打傷了幾名官兵。還虧得沈練秋在前。揮劍攔住。後面教師們也來拒捕。與蔡統領交手。鬪不片刻。沈練秋因人多地窄。難以舒展。又不便用飛劍斬他。所以乘着頭陀用力打下。就將莫邪劍一側鋒口向上。也用力趁勢削去。只聽得啵啵一聲響。把禪杖頭削斷了半截。頭陀吃驚不小。急忙跳入廳中。返身一擲禪杖。飛也似的逃將進去。及至練秋躲過他下半截的禪杖。在後追趕。轉入二廳垂花門。那頭陀已不見了。或者他逃進藏人的巢窟。也未可知。趕緊縮身出外。見那些拒捕的教師莊丁們等。被蔡統領打倒了十幾個。餘皆束手受縛。無須上前幫助。即便招呼蔡統領。從大廳穿進二廳。顧文燦也跟着官兵走入。沈練秋道。大老爺請由正面攻入上房拿人。我和姊丈去搜他的巢穴。蔡統領點頭稱善。撥給部下官兵二十名。隨同練秋前往。於是練秋帶着文燦官兵等。逕向東備術而進。到了術底將門攻破。裏面燈光甚暗。祇見三間平屋中。七橫八豎排着幾張板橙。旁邊桌上擺有尖刀繩索等物。顧文

燦道。這裏就是屠人的作場。牆邊有地底門戶。那是我前晚親眼見的。沈練秋便叫官兵手持火把仔細照着。見有二人躲在牆角邊。索索亂抖。一把拖出。那二人跪在地上。哀求釋放。練秋道。你們是看守此間的。快把秘密門道開了。引我們進去。少停我便放你。那兩個雖是惡奴。到此也不敢倔强。只得走近牆邊。一扳機關。地板下陷。顯出門道。練秋見有七層石級。便與文燦等魚貫而下。相距丈許。對面也有起步。走將上去。那裏機括撥動。門也開了。就此押着二人同進。卽聽得呻吟痛苦聲。啼哭悲歎聲。呼爺叫娘。不一而足。再踏進二重門。却是數十間通連的平屋。從慘綠燈光中望去。地下鋪着無數的柴草。上面橫着不少的殘廢貧民。有斷臂的。有斷足的。有五官不全的。有上下身體挖去肌肉的。血腥氣味。觸鼻難聞。另有新到這裏。未曾受傷的。都縛着雙手。席地而坐。一見衆人進來。齊聲哭叫道。爺爺饒了我們罷。練秋慘不忍靚。開言撫慰道。你們不用驚慌。如今官兵已到。特來相救的。但不知這裏可有看守的惡奴嗎。那些人

聽了。止了啼哭。齊將併合的雙手一指道。怎麼沒有。大約看見爺們。躲入那邊天井中去了。練秋便一面指揮官兵捉拿惡奴。一面將那些苦人兒解放。細縛。並叫未曾受傷的。把殘廢不能行動的二十餘人。幫同官兵扛抬出外。其時官兵已將八個惡奴拿住。毫不費力。一併押解出去。練秋看他們陸續走完。方與文燦相隨而行。那知天數註定。官兵遺下火把。登時燒將起來。及至練秋等出東備衙。火已冒穿屋頂。未及天明。把這裏二三十間魔窟。完全焚燬。却未延及外面上房。我算交代過了。仍說練秋等來至二廳。蔡統領早攻入上房。將家眷僕婦們等盡行拿獲。只逃走了主犯盧鐵庵和頭陀二人。沈練秋向蔡統領道。這二人必從後園出走。去還不遠。待俺一人追趕去。說畢。即在庭心中飛身上屋。往後園追來。見裏圍牆內紅光直透。知己失火。他也無暇計及。逕向前奔離後園門。尚有兩箭地步。又見東北角上飛起一道白光。如掣電般幾閃。只聽得樹林邊撲通一聲響。心知慧娘已到。飛步躍至後牆邊。果見頭陀身首分離。

屍骸栽倒。盧鐵庵跌傷在地。原來頭陀蕭智空折了禪杖。逃入裏邊。把門戶重關閉。然後來到後園。在西邊假山石畔。找着了盧鐵庵。便說官兵來得不少。又有能人協助。咱一人難以抵敵。不如背馱着你。從後牆出走罷。盧鐵庵道。後園門外。只怕也有官兵看守。如之奈何。頭陀聽了這話。想及自己手無寸鐵。便道。你且在此等一等。待咱拿刀去。當下轉身卽行。來到自己臥房。取了兩柄鐵鎚。一封銀子。回至原處。不免耽擱了一回工夫。方同盧鐵庵奔赴後園門首。側耳一聽。外面人聲嘈雜。不敢開放。卽將鐵庵拉過一邊。然後馱在背上。飛躍登牆。腳纔立定。劍光已到。頭陀無法抵禦。退避又來不及。冷風過處。早作斷頭惡鬼。翻身落下。連盧鐵庵也跌傷腿足。不能動彈了。當被沈練秋按住。解下頭陀。身上一條絲絛。將他緊緊拴縛。提出樹林。高叫一聲。鄭家妹妹。愚兄在此。慧娘應聲而下。如飛燕般落到面前。問道。那邊藏人的魔窟。可是哥哥放的火麼。練秋道。此乃遺火所致。並非有心放的。今晚多蒙賢妹相助。不然這兩名主要人。

犯。定被他漏網了。慧娘道：小妹逆料他必從後園而走。故在此等候多時了。這也是天理昭彰。練秋道：足見賢妹思想得到。爲愚兄所不及。慧娘道：現已無事。小妹先要走了。在舍恭候哥哥罷。練秋道：我擬護送人犯去後。暫且回家一走。就要來的。岳母前請轉稟一聲。慧娘是兒女中英雄。並無戀不捨的狀態。說聲再會。告別先行。練秋看他飛出東牆。卽將盧鐵庵提向外來。請蔡統領驗明正身。此時蔡統領已命部下搜查全莊。又獲莊丁數十名。均無反抗舉動。此外僕婦人等。亦皆從寬發落。釋放出莊。今見盧鐵庵主犯拿住。心中大喜。卽令楊千總引兵五十。將這些殘廢被難人衆。送往太湖廳衙門。資遣回籍。又傳本處地保進見。著令收屍打掃。救滅了火。發給封條。將各處莊門封釘。諸事辦畢。方把盧鐵庵妻兒老小。及抗捕的教師莊丁。一併押出莊外。蔡統領召集部兵歸隊。便與沈練秋顧文燦等護解人犯回船。天已明亮多時了。到得船上。將人犯分禁各船。調排停當。始向沈練秋道勞。吃些點膳充飢後。練秋卽起身告辭。蔡

統領道。此番仰仗壯士大力。當隨本統領返省請功。怎說便要去了。練秋道。一介草民。理當効力。何足言功。請大老爺不必提及。惟有一事奉煩。敵村近處。有一湖澤村。村中都是客民。爲首的叫吳通海。與弟通江通漢二人。當地稱爲吳家三虎。橫行不法。把持地面。打劫行商。還望大老爺轉稟上憲。發兵勦滅。爲地方除害。如有用某之處。某當在麾下効力。便了。蔡統領點頭應允。相送出船。沈練秋連稱不敢。又向姊丈顧文燦告別。方始上岸而行。這裏兵船。只等楊千總回來覆命後。立即揚帆返蘇去了。那邊沈練秋上了岸。仍來到原泊處下船。回轉隱賢村而去。我書暫告一小段落。要知沈練秋以後如何仗俠勦匪。如何尋父報仇。如何與鄭慧娘聯成眷屬。請看續集分解。